民國叢書

第五編

·92·

綜合類

孟和文存

力山遺集

陶孟和著

潘力山著

上海書店

孟和文存

陶孟和著

孟和文存卷二

政府

——廣義的與狹義的，有形的與無形的——

(一)廣義與狹義　就政府一語，試爲詮釋。攷其所函括，常有廣狹二義。狹義之政府，乃專指執政者而言。行政諸部，各有專司，若財政，若工業，若教育，若軍務，皆人羣所不可缺，必有專員執掌之。而人羣因諸務有專員執掌，乃能安居樂業，享治安，增財富，求知識，營高尚之生活。各國政府之職權廣狹未必皆同，而要視其國行政部署類別之多寡以爲準。英倫當大戰之際設職官三十，若軍需，鎖港，食品，舟舶，諸職，皆他邦所未備。故其政府之職權，干涉民生，影響民業，

視諸他邦，亦至廣闊。廣義之政府，於右述執政者而外，更包括立法，司法，之機關。人羣之生活，非法律不能維繫。而施行法律，監視人之叛服，必猶有專員司之。故政府者，實兼製法，執政，司法，三者而言。凡國會，省會，縣會，之議員，中央及地方之行政，司法，諸官吏，乃至稅吏部卒，罔不納諸政府之中。而國會，省會，縣會，部署，院廳，局所，莫不為政府總體之一部。

就茲所述政府之意義，準諸理論，而判定兩種觀念之孰當，則當然取後者。蓋政府之為物，絕不能限於執政。執政有所設施，非立法者所詔示，卽其所承認。而當設施之際，號令推行，必更有待司法者之監督輔弼。諸種機關畢備，乃能稱為近世之政府，此無容疑者也。而吾人日常講談著作，所謂政府者，常採用狹義。試披覽每日之新聞紙，靜聆政客之言論，其攻訐執政者，不曰政府腐敗，卽曰政府强暴，究其實不過專指執政之一部分而已，非政府全體也。合衆國稱狹義之政府為Administration，顯然與廣義之政府相判別，於政治思想，為助頗多，惜吾國無相

用之詞與之適合，今惟有仍因襲舊稱。而廣狹兩觀念之相殊，則當切記勿忘。

(二)有形與無形　政府之名詞，本具抽象具體二義。抽象之義，謂政府之制度，或政府之事務，抽象的以觀政府之制度事務也。具體政府之全體，吾不得而見。而吾所得見者，則警衛森嚴之國會，與意氣自得之政客，觀瞻偉壯之衙署，與絡繹不絕之官僚，若夫奔走通衢之郵夫，氣燄凌人之鐵道吏，亦莫不為政府一種具體之表象。就狹義之政府言之，則其具體之表象，若在責任內閣之國家，當在內閣，在行政諸部。吾人批評政府之良窳，若就其政制政務之原理而立論，是專注意於抽象之義。昔秋桐對於袁政府，以為其根本大旨已誤，不欲評騭是非，正是此意。若就其人物，其活動而立論，是專措意於具體之方面，對於人的問題，事的問題，而有所辯。兩方面雖不同，而關係綦近。蓋政治之運用失當，逸出正軌，未必果原因於政治原理之誤謬。而結果必至有蹂躪政本，蔑視政理之虞。此則觀察政府者所當永銘於心者也。

所謂無形之政府者，與上述抽象之政府大相懸殊。或以政治廢弛，或以人才不齊，或以政治道德之卑陋，或以特殊勢力之膨脹，具體之政府，時讓其職權於無形之政府。無形政府者，政府以外不可見之政府，超然在政軌之外，不服國民正式之監督者也。合衆國之Boss，日本之元老，皆其良例。近矚吾邦，則五條胡同，錢糧胡同，金魚胡同，皆嘗先後有無形政府之概。無形政府之直接間接諸危險，吾不暇詳爲陳說。惟其存在，即現存政府萎弱之一徵象，乃確然無可疑者。而國民之監督政府之能力，陷國家於不可知之數，此又國民不可卸之責也。挾不可侮之勢力隱然操縱政府，卒至推翻政府者，古有閹宦，俄有怪僧。殷鑒非遠，今後可貸。政府旣多少蛻化爲無形之政府，則長此以往，異種無形之政府將更繼續發生於此邦。國民其愼諸！

六，六，十五。

我們政治的生命

中國由君主改爲共和已經七年了。這七年裏頭，紛紜擾攘，變故迭生，四萬萬人沒有過一天安靜的日子。生活一天難似一天，租稅加重，物價加貴，收入日少，貨弊日跌。在戰事區域內的更是流離失所，家敗人亡（一）。大凡人遇見了困苦的事情，或是身體受苦，或是精神不快，受有刺激，總不免發生感想。總不免要避免——至少在心理上——苦痛。那麼，我們人民對於這樣的苦況，自然也應該有一番感想了。

一派的人想這個情形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沒有什麼研究討論的價值。生活既然是這樣的艱難，我們只有爲自己的生活計畫罷了。普通的人只求飽食煖衣，野心高的人還希望着安富尊榮。生物的特性本來就是求生的意志，人類求生的

意志本來又是他最强的本能，所以無論是撞見了什麼境遇，無論是碰着什麼狀況，總是求生。人類貪生怕死，本也無足怪的。讀者諸君試把眼放開看一看那憧憧往來的男女老少，那求生之念夠怎麼樣的迫切呀！那沿街叫化的乞丐，呼爺叫娘，受人唾罵，所求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銅元半碗稀粥爲着保全性命罷了。那倚門賣笑的娼婦，迎新送舊，供人玩弄，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吃三頓飽飯，穿兩件新衣，將來求做個闊員政客的寵妾罷了。那焚殺擄掠的軍匪，傷天害理，屠戮無辜，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搶些衣服財實，供他們自己的揮霍罷了。那結納權貴的政客，趨炎附勢，無隙不乘，爲的是什麼呢？不過圖個高樓大廈左姬右妾罷了。就像這四種人，雖然不是操同類的職業，——假使乞丐，娼妓，軍匪，和政客，可以算做職業——但是那求生的目的卻都是一樣的。一個人生在某個家庭裏，是一樁偶然的事。甲生在貧民的家裏，爲求生的意志所驅使，就去做乞丐，乙生在縉紳的家裏，爲求富貴的生命，就去做軍匪，做政客。倘若兩個人換個境遇，那求生的方法又自然不

同，但是那求生的目的仍然是沒有什麽分別的。但是，人類只求生存，也不問求生的方法是怎麽樣，也不問所求的生存是什麽狀態，是應該的麽？

年紀在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民，在前朝的時候，景况比現在好的，另外有一種感想。他們覺得現在生活的困難，就聯想到十年廿年前所過的好日子。想到以先所過的好日子，也就厭惡現在政府無能的狀態，想望前朝的盛况。所以有一派的人想望康熙爺乾隆爺的盛代，就說定還是帝國時代比現在民國好。因爲淸朝雖然是異族秉政，但是比現在軍閥政府元老政府還勝過多多。以先的政權沒有這樣的不穩，以先的軍人沒有這樣的跋扈，以先的金融沒有這樣的雜亂，以先的風氣沒有這樣的卑鄙，以先的生活沒有這樣的困難。總之，以先的人民都能享安樂的幸福。我想這是一個誤謬的見解。發這個議論的人，沒有趕上那康乾的盛代，所以不能知道康乾時代的眞相。中國的歷史沒有一部是描寫人民的歷史，沒有一部是寫眞社會的歷史。卽有淸三百年的歷史，也還要等着一位大歷史家，徵集無限眞確的材料，運用他

特出的心思和想像力，纔可以把人民社會的眞相描寫出來呢。這都是因爲失望於現在，所以就追想到過去。所以那迷信古典沒有辯證的能力的書獃子，更追念那太古堯舜禹湯郅治之世，以爲是黃金時代咧。因爲失望於現在，就託思於既往，是我們人類常有的心理。但是既往是萬萬追不回來的，又何必去想念他呢？况且那帝政時代的秕政弊端，實在不見得少，小民所受的苦痛實在也是很利害，不過因爲是在過去所以就忘了。俗語所謂『好了瘡，忘了痛』正是此意。現在又遇見苦惱，所以就把已經好了的創痛忘了。我們要想避去現在的苦痛，只追念既往是不濟事的。

這七年的民國，會造出這許多委曲求生的人民來。有一派人說這是政治上的罪惡。這幾年的政治不良，荼毒小民，是人人都知道的。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總是不外乎那幾個：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賣國奴，留學生，和前朝的猾吏。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一人兼戴着幾種頭銜的，一個一個的都登過場，個人獨唱全體合唱的戲已經由他們都演完了。假使請他們再演一番，仍然還是舊套

頭，翻來覆去，又有什麼意思。倘然老脚色漸漸的下台，一班新脚色再上台，所演的恐怕還及不上他們的老前輩呢。所以政治的罪惡既然已經鑄成，使人民流離困苦，喪家亡身，那是已往的不可收拾的了。但是一般的人民現在還在那裏熱心的希望那造罪惡的去除他們的罪惡，去解人民的倒懸，豈不是妄想麼？這不是推理上所謂連環推論(Vicious circle)永遠出不去環外麼？我想我們人民受苦不都是政治上的罪惡，不都是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猾吏，留學生，賣國奴的罪惡，實在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罪惡。大概是美國林肯說過的：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應該有什麼樣的政府。

詳細研究起來，我們中國人對於時局，對於自身，各人有各人的感想，不必全相同的。但是上邊所說那三種的看法，可以說是代表國人大部分的意思。一派的人兩隻眼睛只望着背後，却看不見前面，發起議論來，總是前代如何，古代如何(二)，不推想現在應該如何可以如何。一派的人只在那裏責罵當局，却忘記了自

己，發起議論來，總是軍人如何，政府如何，不推想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又一派的人抱着那自私的齷齪的實利主義，只謀自己的富貴利達，却忘記自己以外的幾萬萬的男女，發起議論來，總是我應該如何，別叫他們如何，不推想我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這三種觀念都是不健全的，都是片面而不見全體的見解，都是戕賊社會而不是進善社會的辦法。就是那已經達到富貴的，果然得到實利了麼？我也不能無疑。我想那專營私利己的，所得的也不過是肉慾的物質的實利，損害人生的價值。他們的行爲是釀造社會的罪惡，貽害他們的子孫。那禍患及於社會是無窮盡，怎麼會認做實利呢？

現在我們要覺悟上邊所說的三種態度都不是健全的態度。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專制。我們受政治的擾亂不能有良善穩靜的生命的緣故，正是受專制的毒害。要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政，誠心按着民治的道理行去，纔是救濟我們自己惟一的方法。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有歷史的觀念。世上的事都是相繼

續的，絕沒有與以前隔斷再完全重新發生的。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是因襲固有的制度。因爲是因襲固有的制度，所以就是與民治主義相背馳。現在革除那固有的制度的壞的，實踐民治主義，就是解救我們人民的根本條件了。

何以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呢？這個道理說起來很長。現今只簡單的指出幾樣來。第一樣就是執政的人物。現今操縱全國政權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前清的官僚。後進的人物也都是追隨官僚的後塵；他們可以打到官僚界裏去，也就是因爲演做老官僚的緣故。第二樣是執政的思想。歷來大總統的命令和行政官的告示都可以認做現代執政者思想的結晶（參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非君師主義）。他們的思想最高的，不過是孔孟的政治哲學。孔孟的政治哲學是一種『開明政治』的理想，只承認人民是民，不承認人民是人；只承認人民是被治者，不承認人民是能自治的。孔孟的道理卽使能完全實行也無足貴，也不能容於民治的時代，何況他們連這個思想還及不

上呢？第三樣是政治的制度。民國的總統依然保存皇帝的儀制。文武百官依然是欺侮百姓剝削小民。火車輪船都是爲官吏謀方便，使小民受困苦。防瘟疫，剿土匪，都是使官吏發外財，反使小民損失生命財產。借外債，賣鑛山，都是肥官吏的私囊，吮人民的膏血。種種專制的苛毒，不可遍數。共和的國家怎麼會有這種制度呢？第四樣是人民。中國四千年的歷史是專制的歷史。現今的人受了四千年專制觀念的遺傳，一時不能把餘毒除淨，所以人人的腦筋還是專制的。他的理想的政治家是拿坡倫袁世凱。最服膺的政治觀念是統一，是武力。最贊美的道德觀念是忠孝節義。上焉者每天的鑽營謀幹，不過是光耀祖宗，掛着一個愛國愛民的假面具。這種人民，因爲久伏於專制制度之下，是專能驕下諂上，沒有獨立性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幾千年來所積的惡毒，留到現在，社會學上所謂「遺蛻」（Survival）的。但是他的勢力極大，我們要認清把他一一的除去。例如中國的舊思想舊制度在舊日專制制度之下雖然有他們相當的價值，但是在民治制度之下是絕

對不能相容的。那些舊思想舊制度一旦不除，那民治之義也就不能實現於我們四萬萬人民裏。像康有爲辜鴻銘的一派不承認民治主義，專去辯護尊王，推戴治者，也就擁護歷史傳來的思想制度，却也主張一貫。倘若我們承認國家是個共和，應該實行共和，那與專制制度相關係的思想，制度，都要一齊推翻，絲毫不値顧惜的。現今人民的疾苦，就是這個：國家在名稱上已經變爲共和，但是執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人物，執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的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一般的人民也依然不能脫除專制的餘毒，挺然獨出，顯出自己的眞生命眞價値來。

現在希望執政者把國家治好，拯救我們小民的苦痛，是等不得，也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個有兩個緣故：一則執政者在舞台上所演的戲法已經都演完了。他們不明白民治主義的眞意思。名流，『民黨』，留學生，雖然也讀過和文或横文的書籍，他們所記得的也不過是幾個名詞，幾種制度。所以有人要做皇帝，這般新人物就把

『民意』端出來，有人要逐總統，就把『國會』造出來。他們怎麽會懂得那些名詞與制度所蘊蓄的眞精神呢？二則人民專依賴執政者，也是與民治主義相背謬。在民治的國家裏，政治是人民的生命，是他最重要的活動。政治不良，他要監督執政者，推翻執政者。卽使政治良，也要鼓勵執政者，指導執政者。所以政治就是人民共同活動的一種表示。共和國家政治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組織的能力若何。共和國家人民生命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的活動若何。但是受專制毒害過深的人民是沒有政治的生命的。因爲他們只知道有命令和服從（三），缺乏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能力。大家共同組織一個會，人人希望做會長出風頭，大家共同辦一樁事，人人想掌權，把持一切。大權在握，就頤指氣使，作威作福的，就是專制的腦筋。遇見了位置高，權勢大的，就脅肩諂笑奴顏婢膝的，就是奴隸的根性。在專制國家內，只有命令者與服從者兩種人，換一句話說，只有專擅與奴隸的兩類。兩種人雖然是相對待，但純然是同一心理，兩種的表現罷了。所以我們有依賴服從的心理，就是

我們沒有脫除專制的觀念的一個證據。共和國家內不能容專擅與奴隸的●

我們是共和國的人民，不能再等待『執政者』解脫我們了。我們現在要靠着我們自己救我們，要靠着我們共同的活動造我們良美的生命。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先把專制的觀念—不特政治上的專制，連思想，風俗，習慣，家庭各方面的專制也包括在內—推翻，更把奴隸的根性—凡是對於君，王，官吏，父，兄，思想，風俗，習慣，爲盲目的服從，含畏服的心理者都在內—剷除，纔可以有政治的生命，纔可以聯合組織做共同的組織。有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纔可以稱做民治國家（四）。但是民治國家並不是沒有命令和服從的。不過他的命令不是外來的命令，不是專制的命令，是大家約束大家。他的服從，不是盲目的奴隸的服從，是大家顧全大家的利益，大家顧全大家的生命的一種服從。所以民治國家的總統，不能自己隨意下『上諭』，更不能下講道德說仁義的敎條，因爲他不過是行政的領袖，他只能在各種法律所定範圍之內盡推行的職務。即在總統政權最大的美國，也是有憲法，習慣，和

他自己的道德觀念管着他。所以民治國家的國會代表不能是「魚行」的夥計，更不能是行政或督軍的代表。因爲國會代表是我們人民舉出來替我們說話的，替我們籌畫大家應該怎麼約束自己的，替我們監視各種官吏的行爲的。即在憲政萎靡，勞働沒有代表的日本也是有幾個國會議員是代表人民的。至於曹汝霖會代表烏梁海，孫毓筠會代表前藏，汪榮寶會代表土謝圖汗，林長民會代表三音諾顏汗，(五)只有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可以演得出來，即英國一八三二年選舉法修正以前，也恐怕沒有這樣鬼蜮的代議制的。民治國的人民不能袖手旁觀聽憑當道的處置，更不能諂媚官長去做他們的傀儡。因爲人民所組織的，所活動的，所奮鬥的，都是爲保護自己，增進大家的利益。大家不聯絡起來保護自己，就要受己以外的人支配剝削的。那貪鄙庸懦的雖然可以藉着巴結逢迎有權勢的去保護他本身，增進他自己的利益，但是那權勢有變遷，有升沉，是一個不可靠的東西，——中國這七年的歷史已經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任憑你是朝秦暮楚，迎張送李(六)，也是保不住你自己的利益能穩固，又

爲什麼不由大家盡力去保護大家的穩固呢？更深一層說，一段便宜事只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得到，但是多數人得不到或反吃虧的，並不是眞便宜，那個便宜也是不能長久的。這個道理現在不能申說了。

七年以來的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因爲人民沒有聲息，沒有動轉，沒有對執政者說『我們在這裏看着你了』！所以執政者纔造出這許多政治的罪惡。並不是因爲政治的罪惡，所以人民纔這樣流離困苦的。現在七年將盡，轉瞬就是新歲，我們人民豈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發揮政治的生命，成有組織的活動，使八歲的民國，變成人民的國家，民治的國家麼？（七）

（一）七年以來，各省人民沒有不因爲政局的影響受災害的。但是那受兵禍最慘的就是四川湖南兩省了。兩省人民所受的苦發表在報紙上的，不過是滄海之一粟。況且各處人民所親受的苦況，更不是紙筆所能形容的。今年十二月七日有『旅滬湖南善後協會』上南北當局的電報一通，讀了可以略窺湖南人民的苦狀。原電如下：

「……在湘客軍，數逾十萬。淫掠焚殺，無所不至。舉其著者，如醴陵之役，全城破焚。黃土嶺之役，女屍滿山。此外城鎮市村，焚掠蹂躪，幾無幸免。潰軍土匪，更番擾害。全省公私財物，搶刼一空。惡探誣指，陷害無辜。警局橫暴，強擾商貨。民命民財，朝不保夕。頃據湘省來人報告最近情形，如財政金融之紊亂，尤令人不寒而慄。既設裕湘銀行，復私設日新銀號，濫發紙幣，亂相兌換，狼狽爲奸。湖南銀行去歲在滬訂印銅元票四千五百萬串，原爲收換舊票之用，今舊票不惟不換，更將收存未燬之爛票及滬印之新票，一併發出，計新舊銅元票一項，數已逾一萬萬串，又以紙幣勒派各縣，兌換現洋，每縣數萬元。綜計收吸現金爲數極鉅，而軍餉仍復欠發，紙幣永不兌現。又強定最低兌換法價，銀行可按法價易銀，商民則不能以法價兌現，由是官家可以一紙之空票流通，商民則不能以賤值之法價交易。又日鑄銅元數萬串，均販漢漁利。錢票日增，銅元日乏，遂至銀錢兩荒，市場金融，根本破壞，人民無端破產，百業以之荒廢。其受害尤烈者，首爲民食。蓋軍民以紙幣易米，米商不能以紙幣易穀，終乃遂致無形罷市。

不僅此也，湘鹽權運局復巧立護照名目，加收鹽費。每包苛徵，倍於國課。使鹽商失業，窮民缺販。故目前湘垣石米，需錢百串，斤鹽需銀四兩，人非淡食，卽屬絕糧。民不聊生，至於此極。凡茲所述，皆屬鉅痛，至於四民失所，百物凋殘，困苦流離，萬言難罄。……」

（二）最奇怪的就是有一派人說民國三四年袁世凱統一時代，勝於黎馮秉政時代。假使袁世凱沒有帝制的野心，中國一定可以久安，卽使不能久安，也一定比現在强。這種悖謬的議論，我們沒有證據駁他，但是他也沒有證據使我們相信，因爲這是歷史的假定（Historical Supposition），虛無縹渺，不值一研究的。但是從政治理想上可以判定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不能相並立的。專制的遺制一日不除，也沒有優劣進退可言的。

（三）服從是奴隸的特性，但是民治的國家也要服從。兩種服從的不同處，是前者服從權威，服從勢力，服從金錢，後者服從理性，服從知識，服從全體的利益。

（四）「民治」的英文原字是 Democracy。日本書上多譯爲「民本主義」，國人近來也

多沿用此字。「民本」兩個字容易起人誤會，孔孟的政治觀念也可以稱做民本主義，那開明專制論一派也可以用這個名詞文飾他們的政策。「治」字有發動的意思在內，也正是希臘原字的本意。我想現代進化的國家的眞精神就在人民自己的活動。

（五）這是民國二年的國會。今年督軍團的國會代表更不値得一評論了。

（六）現今最可笑，最可憐，實在最可悲的現象就是這個。隨政局的變化，就有許多人追隨那有權勢的滚來滚去。這幾年北京的政象變化最多，這種現狀也是最容易見的。

（七）我並不是說人民有了政治活動，卽刻可以人樂民安，我以爲政治良善是各種進步的必要條件。倘若國家之內，政局不穩，政權轉移於少數私人之手，更有武力助長擾亂，人民的生命財產且不能保全，還有什麼進步呢？

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是一種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都是一類，是 Ism 裏頭的一種。從歷史上看來，這種理想已經有人採用過多少次。東方的越王勾踐，秦始皇，成吉斯汗，都是軍國主義一派的大人物。西方的，例如希臘的斯巴達民族與亞歷山大大帝，卡塞基的漢尼拔，羅馬的凱撒，近代的拿破崙與最近的維廉二世，也都是推行軍國政策的。除了這些有名的人物，還有許多的皇帝宰相也採用軍國政策；因爲這軍國主義推行出來，本來是有不同的程度，拿破崙或是維廉二世是想貫徹那極端的軍國政策，造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但是那普通的皇帝宰相，也未嘗不是主張修軍備保護疆土的。那極端的軍國主義是『窮兵黷武』侵略鄰邦，建設殖民地，那緩和的軍國主義是『城高池深』防禦本國的土地。仔細考究兩

種，原沒有什麼大區別。歷來的極端的軍國主義都是失敗的，最近的例就是德意志帝國。我們現在討論政治理想，不能專就事之成敗論那理想的長短。但是從政治，倫理，科學，教育，種種的方面，我們都可以證明軍國主義是一個荒謬的，不適用的理想。這個理想裏頭已經包含着失敗的種子，要傾陷國家，擾亂世界的。我現在且先說明那軍國主義，再解釋那主義的種種不正當的理由。

那主張極端的軍國主義的崇拜武力，勇氣，與表示强意志的那些心理狀態；他用戰爭當做生命裏最高貴的事業（一）。因爲從事戰爭的，必然是對國家盡忠，對同僚盡義，寧可以捨棄自己的生命；況且戰爭的時候，幾千萬人都在槍林彈雨的底下使情緒（Emotion）非常的濃厚。所以人類許多的最高貴的道德，都是在戰場上可以發揮出來。人性的最好的那一部分，都是由戰爭顯露出來（二）。那不能戰爭，不準備戰爭的民族都是衰弱的，女性的，道德腐敗的，一定要滅亡的（三）。所以最偉大的民族，是應該人人都有軍人的資格，有軍人的精神，與軍人的德行。這種有活

氣有毅力的民族，纔可以立足於世界，執列强的牛耳。崇拜軍國主義的，並不是殘忍的心理專拿屠殺當做快心的事。世上眞拿屠戮當適意的人，恐怕是不多見的。但是他們所崇拜的，就是戰爭給人民一番訓練，把人性的最好處都宣揚出來；還有那軍備制度，訓練出一班有紀律的國民（四），陶鎔他們愛國的精神。

上邊所說的是軍國主義的一派，專從人民方面立論。這一派的目的，是要造出一種有紀律的民族，可以在世界上稱雄。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有軍備，至於金錢生命的代價，也是應該犧牲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拿威武的民族當做文化的最高目的，寧可以犧牲一切事物，這民族的尙武精神是要保存的。現在我不用繁徵博引各人的言論，讀者讀這一派的文章的時候，自然可以看出上邊簡要的幾句話足以說明他們的心理與他們的理想。

還有從政治方面主張軍國主義的，是拿國家當做一個抽象的東西，與國家裏生存的男女老少不是一物。國家高出一般的個人，有超出的人格，個人的生命財產，

無論什麼可寶貴的都可以犧牲，但是國家是絕對的要保存的。膨脹是國家的特性，所以國家膨脹的時候，也是毫無拘束。只有武力是最終的裁判。這是崇拜那虛無縹渺的國家的人所提倡的軍國主義。不只是拿國家當做自己的私產的皇帝宰相有這種觀念，就是政治學者也抱着這種觀念，主張那國家人格論。德意志與日本的國法學者相信這種主張的極多（五）。崇拜國家雖然是一個抽象的觀念，但是他的勢力，在人民裏却是很大，不要看輕的。那德意志人的「德意志雄飛」（Deutschland über alles）和日本人的「大日本」（Dai Nippon）的呼聲，都是有這種理想在後邊。

以上所說的，都是軍國主義的根本觀念。仔細分析，這個主義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從生物的方面看起來，戰爭並不能訓練勇猛的國民，反倒是戕殺種族最敏捷的方法。因為戰爭的時候，臨陣的都是壯丁，最容易死的也就是壯丁。近來還有潛水艇與飛艇的攻擊，連非戰鬬員都受損害。田地沒有人耕，國外的糧食又來不到，連非戰鬬員都要餓死。這不是戰爭的弊害麼？強壯的國民會在戰爭裏產生出來麼？

各國所採用的徵兵制度，也是有大流弊的。採用徵兵制度的國家，都是崇拜軍人的；軍人成爲一種特殊階級。軍人一方面受社會的景仰，一方面又有武力的實力，所以常是跋扈一切，干涉他職分外的事務。德意志日本與中國都是受軍人干政的禍害：有內政不修，生靈塗炭的（六）；有操縱外交，擾害鄰邦的；有干涉國政，顛覆國家的。況且徵兵制度，是一種强迫制度，不顧個人良心上的主張，一定要强迫服兵役也是妨害良心的自由。徵兵制度，是絕對不承認自由，把一國的人民都鍛鍊成一種機械，不怕殺人，也不怕被殺，畏懼長官比畏懼敵人還利害，所以服從長官的號令，直似機械一般，沒有一點自由意志在裏頭。

軍國主義派的主張，是犧牲一切，保護國家，——不是保護國家的人民，是保護國家的名稱與勢力——維持義勇的人民。既然有了這個觀念，他們對於倫理，宗敎，敎育，科學，政治的觀念，也自然帶着軍國主義的顏色。交戰的國家雖然是信奉一種宗敎，崇拜同一的上帝，但是兩邊都說是爲上帝戰爭，都說敵人是侮蔑上帝的。

這個思想更深進一層，就是『上帝的國家』。國家不是人民的總體，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是上帝的表示。政府是神的高僧，他的責任是推行神的意旨。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是要求他們忠於國家，即是忠於上帝。他們自己不許有意志，不許有理想，他們的意志理想就是神的，也就是國家的。這種觀念，在各國的著作裏頭是常見的。那鼓吹國家神聖的，都是用這種道理做根據。

國家既然是神聖最高的存在，所有的道德也就應當拿國家的利害做標準。慈悲，友愛，都是懦弱的道德，於維護國家是最有害的。國家的存在，是萬有道德的前提，只要可以保護國家，就不必去問那行爲的正不正（七）；只要是國家可以膨脹，國輝可以發揚，勢力可以增長，也就不必去問那方法的是與非。這種道德的理想，充其極量，就是否認一切的宗教，一切的道德，只有維持那抽想的國家做我們行爲的標準了。現在東西各國報紙上所鼓吹的愛國心，大都是這樣的說法。那教育也自然是追隨着這個趨勢。教育最重的是訓練（八），把每個人都訓練成機械一般，

自己沒有思想沒有判斷。那敎育所預備的，就是未來的戰爭，把生徒造就成驍勇善戰的國民。服從，愛國，犧牲，紀律，都是那軍國敎育的目的。個人自身沒有價値，可以服役那抽想的國家的纔有價値。所以不惜把歷史的事實改頭換面，顚倒是非，鼓動那思想還沒有成熟的，促生他的愚妄的愛國心，不惜用地理的好材料去誘惑那生徒的掠奪鄰邦的野心，不惜用倫理的好科目灌輸給靑年忠君愛國的義務。這種敎育制度的結果，是造成一國盲從的奴隸，不是造成好生命的國民。受軍國敎育的國民，或者可以攻旅順，可以破列日（Liége），但是未必是一個有良美生命的人。人要是沒有良美生命，還有什麼價値呢？

近世科學在軍國主義底下，也就變了侵城略地的利器。槍礮子彈，空中飛艇，潛水艇，毒氣，與別種害人的利器，都是科學的成績。這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把所有的科學都應用了，所以戰爭的兇慘，也比歷來的戰爭利害。還沒有應用的，就是細菌學。假使把最猛烈的微生物培養出來，放他們出去毒害敵人，那功效比礮彈更

加利害。按軍國主義的道德觀念，這種手段並不算傷天害理，並且還可以十分稱讚，因爲這戰爭是實現最高的『理想主義』的。據我們否認軍國主義的看起來，這是把科學固有的功用全忘掉了。科學的價值，在乎人能了解自然，操縱自然的勢力以增加人類的幸福。人類有了科學的知識，可以利用自然，科學是進善我們的生命，決不是戕賊生命的。科學的知識是人類所共有，科學的功用是人類所共享，決不是一個種族或是一個國家所獨有獨享，爲的是屠戮別個種族或是滅絕別個國家的。所以科學在軍國主義之下，不只是把他的眞價值失去，並且還變成最兇狠的利器。這都是軍國生主義者理性顚倒所產出來的見解。

上邊所說的都是與軍國主義連帶的觀念。既然承認軍國主義的前提是正當的，那宗敎，敎育，道德，科學，也自然是要發達軍國主義纔是。這原來沒有什麽可怪。讀者只要細心讀中外的議論，就不難發見軍國主義者這樣的態度。那發議論的不必果然宣言是軍國主義者，但是他對於敎育，倫理，科學，宗敎，都是時常流露

那崇拜國家崇拜武力的意思。現在要把軍國主義的根本觀念推倒，纔可以叫我們認識那教育，倫理，科學種種的眞價值，纔可以叫我們把現在固有的制度向反對軍國主義那一方面改去。那根本觀念是什麽呢？就是平和的政治觀念。

軍國主義與平和主義是正相反對的。軍國主義的政治觀念是權威，平和主義的政治觀念是自由。軍國主義主張人類裏頭只有特別的階級，有治者的資格，有良好的生命；大多數的人要受治者的支配，受訓練，守秩序。軍國主義的國家是特殊階級的國家，一國的人民都要服從那哲學家，賢君，名臣，英雄的開明專制的政府(一九)。平和主義承認萬有人類都是平等的；人類雖然是千差萬別，但是都因爲制度的影響與敎養不同的關係。各人都有發展向上的能力，都有資格可以造就美滿良好的生命。平和主義的國家就是國民的全體，各人的智愚雖然不必都是一樣，但是各人都是治者，同時也就是被治者。平和主義承認凡人都有價值，不能因爲甲的生命殺害乙的生命。假使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犧牲別人的生命纔能發展，那個人也就沒有

價值了。所以戰爭是人類的大敵，因為戰爭包括着殺戮，而殺戮就是把所寶貴的生命，把生命裏的價值都毀壞了。軍國主義注重訓練紀律，把形形色色的人類都造成一個樣子。平和主義承認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都可以就着他的性質發揮自己，但是不可以妨害他人的發展。這兩種主義的歷史觀念也是不同。軍國主義的歷史是侵奪擄掠，一治一亂的歷史，人類各團體的接觸都是相傾軋相殘殺的歷史（十）。所以『歷史每頁都是用血染紅』。歷史上只有英雄豪傑的活動，沒有人羣社會的活動，例如法國的 De Maistre ，英國的 Carlyle ，德國的 Treitschke ，都是這一類崇拜英雄的歷史家。平和主義的歷史觀是人民的，是進化的。歷史的程序是人類全體的努力，漸漸的把生命與自由的障礙物除去，利便人民的發展。平和主義的歷史是人羣互助的歷史，互助的範圍一天比一天推廣，互助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增長，所以人羣歷史的趨勢是前進的。歷史上雖然有一時的進退起伏，或是一代的光明黑暗，但是詳細觀察那歷史全體的趨勢，仍然還是向上的。福祿特爾，瑪志尼，那一

類人的歷史觀，可以代表平和主義。

軍國主義是一個荒謬的理想，因爲那理想裏頭已經含着失敗的種子，因爲那理想否認生命和生命的價值，更因爲那理想是認定一個虛幻的東西—國家，神意，國輝，國魂，國威，國粹，還有種種炫人聽聞的名字—做最高的目的。採用軍國政策的國家，不只是於自己的國家有大害，並且還擾亂他以外的政治社會。軍國政策在根本上與人民的利益相矛盾，也與人類全體的利益相衝突。他絕不能有存在的理由的。與軍國主義相反並且可以代他的，就是平和主義。人常批評平和主義純然是消極的，沒有積極的計畫。但是所有積極的計畫—所有良善的計畫—要是沒有平和，又怎麼能實現呢？所以平和實在是推行所有積極的政策的不可缺的條件。可以監督軍國的專橫，維持平和的狀態的，就是國際主義。這個題目當再做一篇文章來討論。

八年一月

（一）「德意志青年」的機關報的格言，是「戰爭是人類行爲最高貴最神聖的表示」。又德國政治學者 Treitschke 也說懦弱是最可羞的罪惡，在政治上是不可恕的。

（二）忠，義，忍耐，犧牲，都是由戰爭顯出來的美德。這樣主張的，各國人都有，並不本、只限於德意志主戰派的議論。例如英國的史學家 Cramb 說過，「人有戰爭與戰爭的權利，比宗教，勤勞，生命之安適，三種事還可貴。戰爭裏頭人所寶貴的，是那可以叫生命超過生存的勢力，人的精神有這種勢力，可以達高尚的目的。」

（三）一九一五年八月盧斯福在舊金山演說鼓吹軍國主義，說不願意美國成「支那化」（Chinafied）就是這個意思。

（四）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曾聽見一個德國人誇贊徵兵制度的好處，說：把全國人都造就成紳士。下等社會不知禮節的，穿上軍服，受了兩個月的兵操，也就變成了有規矩有禮節的人民了。

（五）德國 Treitschke 的政治觀念，最足代表這一派的主張。英國史學家 G. P. Gooch

曾把 Treischke 的政治觀念做過了一段極簡明的撮要，我現在且把那撮要翻出來，做這一派議論的綱要：

「國家比組織國家的個人高得多。國家的存在，是爲實現比人類幸福還高的理想。國家强大的時候纔可以做這個。他並沒有義務諮詢人民是否贊成他的行爲。他是保守國民的遺產(National tradition)的，並且管理未來一代一代的利益的。……所以國家不用遵依外來的權威。國際公法是一句空話，沒有法庭可以裁判有主權的國家的。條約是自動的限制自己(Voluntary self-limitation)。國家不能因爲對於別的國家的義務，反把他自己的行動自由束縛住了。他一定要永遠預備着戰爭。爲名譽或是爲高貴的國家利益的戰爭，可以鼓勵人民使他有益。戰爭不是去不掉的禍害，是政治的利器，是訓練愛國心的好學校。一個民族爲本國戰爭，纔可以眞在精神上聯合起來。……要求戰爭的是理想主義，反對戰爭的却是物質主義。……國家是力，所有他的制度行爲都應該趨向這個目的。國裏的青年一定要敎他使用武器，一定要用決鬥訓練他的男氣。」

（六）中國雖然沒有施行徵兵制度，但是做軍人已經是專門職業，軍人已經是一種特殊階級了。這是因爲中國職業的種類太少，在一般人的眼裏看起來，政界之外，軍界算最高貴。自民國以來，袁世凱又籠絡軍人，利用他們做爪牙，叫他們兼管民政。所以他們的實權更高，氣燄更大了。袁世凱死後，失去了統一的領袖，又演出羣雄割據的狀態。所以現在軍界的人比現在政界的人還高貴。就是平日不在戰爭的時候，普通的軍人坐火車，聽戲，都是不用拿錢，或是只給半價的。今年保定軍官學校招考，報名者竟有七八千人；近來調查小學校兒童的志願，十分之九都是希望要當軍人，這都是軍人爲特殊階級印在一般人民腦筋裏的證據。

（七）英國人有名 Ross 的，在他所做的書裏說過，「正義！——非正義！國家危險的時候，這算什麼東西呢？」他又說，「道德！——不道德！一個國家的運命危急的時候，這又算什麼東西！」（見 G. Lowes Dickinson, The Choice before Us 三六頁）這兩句話，很可以代表軍國主義者的道德觀念。

（八）德國日本的教育，都是注重訓練。我以前在日本研究教育的時候，就常懷疑那訓練的眞價值。但是現在國內的『教育家』受了日本教育的薰陶，也還是在那裏提倡訓練。中國固有的形式教育，已經有訓練的種種的弊害了，又何必再要提倡那德日派新式的訓練呢？這種新式訓練，就是奴隸教育。

（九）主張開明專制的，最早有柏拉圖，但是他的觀念在政治學史上看起來，到今天還沒有滅絕，要知道開明專制與自由平等的觀念，是絕對不能相容的。中國人希望有一個大政治家出來統一中國，同時又希望中國是一個共和國家，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十）軍國主義的歷史觀是非常危險的。一般政治學者拿歷史做研究人類政治變遷的好材料，也常有把歷史的眞義看錯了的。

爲什麼我們需要萬國聯盟

萬國聯盟是一個大題目，然而却是人人可以明白的。讀者要想了解什麼是萬國聯盟，爲什麼萬國聯盟必須成立，須先具有兩種心理。

第一種心理是要想全世界，全人類，不要只想一個國家，或人類的一部分。我們每天所做的事，大概都是限於一個小範圍的。所以每天所思想的，就常限於我們自身，我們的家族，或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就覺得自身，家族，或國家的利益，最爲切要。自身，家族，或國家以外，無足輕重。一般人的思想，大都是這樣。但是這種想法是誤謬的：我們只看見接近的常見的與我們有關係，却忘記與那不接近的不常見的也有聯絡。我與世界相關係的道理，詳細討論起來，話也太長，不容細述。現在只略述最淺顯的事實，就可以使我們領悟我和世界的關係了。這個關係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的便利。因爲交通發達，世上的人，雖然分布在各方，却已成了一個團體。一個地方發了瘟疫，就容易傳到別個地方，發生危險。一個地方起了排貨的運動，就影響到別個地方的工商業，惹起經濟上的擾亂。兩三國起了戰爭，就擾得全球各國不寧。現在因爲火車，輪船，郵政，陸電，海電，無線電，飛艇，種種交通的方法，世界各國，已經成了關係密切的團體了。我們雖然還不能說世界一家，但是自身或家族以外發生了什麽事件，我們絕不能漠然視爲無關痛癢。所以現在國際間的交涉一日深似一日，要有許多種的條約法典，規定國際間的行爲。例如國際公法，海牙和約，關稅條約，都是因爲各地方人類互相接觸，不得不有一種共認的軌範，使大家遵循。所以由各地方人民的政治機關（即政府），集會討論，訂出許多種法律，規定國際間的活動。此外私人也有許多國際的組織，因爲各地方人類的關係日加密切，所以私人的國際組織也是一日多過一日，現在數目已經有四百多個了。我們現在詳細考察時勢的變遷和周圍的情形，纔覺得已經出了閉關自守

的時代，入了國際大通的時代。我們的思想也就不得不出了我們鄉村，州縣，國家的小範圍，進到國際的大社會。

第二種心理是要對於世界大勢，人類前途，抱一種理想。我們產生在這强權的時代，受了時代的教訓，經了境遇的挫磨，最容易犯的大毛病，就是看世上凡事無所謂善惡，都是當然的。這是一種因循，守舊，懶惰，習於故常，不思振作的心理。假使世人的大多數都具有這個心理，就釀出一個極偉大的勢力，判斷一切事情。把所有已存在的事，都承認以爲常，以爲是。把所有不存在的事，都承認以爲變，以爲非。這樣看起來，一件事的標準，並無是非，只有以存在與否爲斷。已經有的，都是應該的，未曾有過的，都是不應該的。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心理。卽使在一個因循守舊的社會裏，也難保無人改弦更張，凡事也不能全襲取旣往。假使一個人或一羣人所做的不正當的行爲，或是所留下的不良的先例，我們都視爲故常，這豈不是極危險的辦法嗎？我們人類，可以有進步有希望的緣故，就是在不安於故

常，抱有一種勝過現狀的理想。因爲抱一種勝過現狀的理想，所以纔可以努力改良現在的弊端，矯正已成的局面。所以我們要看出那强權不平等，是不應該的。要把現在的局面改造成一個理想的世界。

讀者旣具有上述兩種心理，再放眼觀察近年來國際間政治。百年以來世界的政局，用最簡單的觀察法，可以分爲二期。最初維也納會議爲起點，迄於普法戰爭，可以稱做國家成立時期。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都是在這時期以內膨脹發達。意德竟成了兩個大國家。這個時期，東方雖然與歐洲有了接觸，却是與美國一樣，仍然是在世界政局以外。從普法戰爭到大戰爭開始，可以稱做列强合縱連橫時期。第一，列强分割弱國和赤道一帶的土地，或劃分勢力範圍。各國專憑武力的强弱，分取從弱小民族奪來的贓物。第二，列强用小國做傀儡，陽爲保護，陰實互相抵制。（例如英法協助土爾基抵抗俄國，雖然在這時期之先，却是一個最好的先例。後來俄國倡廣斯拉夫主義，袒護塞爾比亞。澳國藉重布爾格利

亞與廣斯拉夫主義相抵抗。德國牢籠土爾基，經營『東向』之勢力，都可以說是這次大戰爭的主要原因。）第三，列强合縱連橫，做成了勢力均衡之局。最初有二國聯盟和二國協約。後來有三國聯盟和三國協約。（日本雖然與英俄都有盟約，但是那盟約的效力只在東方有事故的時候發生。所以只能牽掣遠東勢力均衡的局面，不能涉及歐洲政局。）這時期中國受勢力均衡的箝制，任列强的敲剝。

世界近百年的歷史雖然有許多的事實，歷史的趨勢也誠然是有許多方面，但是論到國際的關係，就可以用以上幾句話，包括那發展的傾向了。這種勢力均衡的局面，用經濟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的。歐洲的幾個民族，受了拿坡崙雄師的蹂躪，激發了熱烈的愛國心和强大的國民性（Nationality）。國民性的發展，成了國家。物質的發達與之相伴，遂發生經濟的野心。那經濟的野心是什麼呢？第一要殖民地，或勢力範圍，謀獲得產煤，產鐵，和各種原料品的區域。煤鐵和原料品，都是生產最重要的原素。所有製造，沒有不靠着煤鐵的。有了煤，纔可以供給原動力。有了

鐵，纔可以造各種機械。有了煤鐵，纔可以把各種原料品，變成製造品。第二要市場。要求製造發達，必先尋銷路。製造既然發達，也要有一定的銷路，纔可以維持固有的狀態。所以各强國都熱心攫取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他們倚賴殖民地供給生貨，又靠着殖民地爲收納熟貨之市場。弱小國家，如中國，土爾基，波斯，都變成列强的勢力範圍。他們以勢力範圍爲輸出製造品的市場，同時又可奪取採礦修路等經濟上的特權。列强用什麼方法保持已獲得經濟上的勢力，更用什麼方法占取未獲得之勢力呢？只有一種：就是武力。所以現在勢力均衡之局，就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政治上的競爭，用聯合的軍備互相抵抗，把歐洲的國家分爲二組，一爲聯盟組，一爲協約組。許多小國附屬於兩組之內。但是就內容觀察起來，列强競爭之重要原因，仍然是經濟發展。聯盟協約的關係，並不是因政治上軍備上的關係，卻實在重在經濟上的關係。

列强既然都思發展，卻又怕他國加以阻礙，所以纔就利益相接近的合縱連橫，

成了現在的歐洲均勢的局面。但是這均勢的局面不可以耐久的。人類的事情原來是時時有變遷。今日是均勢的狀態，過了幾年，因為內政的擾亂，軍備的減縮，工業的停滯，財政的困難，就容易把均勢的局面改變。況且現在均勢的局面用什麽維持呢？只有軍備。因為國際之間沒有一定的秩序，却是兩壘對立，互相猜忌，所以保護自己利益最穩當的方法就是軍備。但是軍備若只就一時一國看起來，彷彿是保證平和最穩當的方法。（軍國主義一派的人，常說軍備是人民的保險費。）若用遠大的眼光，從世界全體上着想，軍備實在是一種大禍害。有軍備就容易肆所欲為。現在有軍備的國家，就是强國。不論他抱什麽主義，存什麽念頭，大家都承認他是强國。沒有軍備的國家，就是弱國。不論他怎樣守本分，不損別人，終久受有軍備的國家的欺侮。一旦各國既認軍備為保證平和的利器，就起了狂妄的軍備的競爭。英國是島國，就擴張海軍；看見德國也整頓海軍，就定兩船對一船（德國造一條船，英國要造兩條。按這個比例增加，德國海軍與他國海軍相併，英也可以制

勝。）的政策。德國看見法俄兩國鄰邦都整頓陸軍，也就擴充軍備。這軍備在平時要無數的金錢，人力，和材料。國家既然恃軍備爲護符，就時時懷着恐懼的心理，惟恐人家的武力勝過自己，損了勢力，減去威風，所以要永遠維持軍備的競爭。這是第一層危險。軍備存在的理由是爲防禦，不是爲進攻。但是當國際發生交涉的時候，防禦與進攻是不容易分別的。（讀者可以參看此次大戰爭開始前一星期經過情形。）軍備好似藏好的火藥一般。一旦遇着天氣乾燥，或是碰着了火星，那火藥是卽時要爆發的。有軍備的國家遇着機會，就是自然要運用武力的。「人因爲有武器，所以常想起釁；並不是因爲起釁，纔想用武器。」（見 G. Lowes Dickinson: The Choice before us）這眞是至理名言，說明五六十年以來列强衝突的眞象。所以人有武器，就想炫耀他的武器；國家有了軍備，就想炫耀他的軍備。這是第二層危險。

軍備的弊害，無庸詳述。現在只就國際關係立論。軍備的危險一日不除，國家

就不能相安，就要永遠互相疑懼。因爲疑懼，所以更促進軍備的競爭。有了偉大的軍備，就常肯試用他的利鈍。這種局面，相爲循環，不特世界沒有平和，——平和就是休戰期內整頓軍備的時候，——我們全人類反變成互相殘殺的國家團體了。現在世界各國，既然是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這種武力的競爭，豈不是人類自戕的方法嗎？

軍備的禍害，既然是這樣的兇險，然則欲求世界平和，使人類團體互助以享公共的幸福，第一要務當然是去兵了。但是現在誰肯說我把兵先裁去呢？我們雖然都知道軍備是危險的東西，戰爭是世界上的禍害，世界各國已經是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但是當今日時局，人家都有軍備，我們自己不能獨自標奇立異，採高尚的理想，遽然將軍備廢去，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一任外人的侵奪。國際大通的局面雖然已經開了，但是疑懼的心理還是存於人人的心中。這疑懼的心理永遠爲國際平和的大障礙。所以現在要減軍備，廢戰爭，一定要想一個世界各國都可以承認的——都應該

承認的——辦法。

萬國聯盟，就是使世界廢戰爭用公理裁判曲直的唯一方法。

今日立國於大地之上者四十多個，這幾十個可以稱爲國家的，文化不全相同，歷史習慣向來都不相關係。即使歐美的國家，歷史習慣，和文化政治的精神，可謂相類似相同一了，而各國仍各有其利益，各有其民族之精神，各有其發展之野心。國際間之衝突，不因諸類似之點而減少，反常因之而增多。所以今日國際最困難——也是最根本——之問題，即在調和各國家之利益，限制各國家之野心，綜合各民族之精神，使悉有利於公共的善。換言之，即不承認世界上有『完全獨立』，獨自發展，而侵害他國的國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要成一種有組織的團體。維持這個國際組織的就是萬國聯盟。

向來國家之秩序，全賴憲法，及其他法律，以爲維繫。一國內政權之分配，有憲法規定。人民關於權利的行爲，有民法規定。關於擾亂社會的行爲，有刑法規

定。國家必先有一定的法律，然後可以矯過失於既現，防禍患於未然。所以國家之安寧秩序，全賴法律做一種大家可以遵守的軌範。現在要融合世界上各民族，成一有秩序的國際社會，當然也必要有條約，或盟約，然後可以維持。國際間必先有盟約，然後可以有國際同盟。懷疑的人讀了歷史，鑑於既往之事實，不肯輕信條約。這次大戰爭開始之際，德國首相竟明白宣言條約是「廢紙」。戰爭之際，一個德國的聯盟國竟不顧條約，投奔敵寨。這誠然都是無可辯護的。但通觀歷史上的條約，並不是全無效。大多數的條約，向來是有效的。例如小國之中立，各國的疆界，互惠的稅率，向來都未嘗不是靠着條約規定的。所以不能因為一二國家背棄條約，就把他的功用完全抹煞。況且已往最擾害世界和平的條約，就是那強國間攻守同盟的條約，和那列強為利益均沾對於弱小國家互相承認勢力範圍的條約。向來的條約，常是為合縱連橫，互相傾軋的條約，或共同敲剝弱國的條約。這都是背乎國際組織的精神，最容易惹起國際間衝突的。萬國聯盟盟約，是不能與已往的條約同視。所

以現在我們要研究這盟約內應該是什麼條件。

（一）萬國聯盟，是維持國際安寧的一種組織，也可以稱做超國家的大組織，當然要一個或二個以上機關，興辦和計畫國際間一切事項。

（二）國際間事項，因爲世界大通，國際關係密切，將一日多似一日。如軍備，勞働，港灣，河道諸問題如何興辦，端賴此國際機關。但單就消極的一方面，——鑑於已往，也可謂最切要之一方面，——即在排解國際間爭端，使有所爭執者，不訴於各國家之武力，而訴於公共之仲裁者。

（三）仲裁的結果，不能只託空言，當然要使他發生效力，所以應當有執行的方法，並且有勢力做執行的後盾。

（四）萬國聯盟，是以國家爲單位，不是以政府爲單位；所以萬國聯盟內的代表，須由各國國會或人民選舉；萬國聯盟內已通過之款項，要視

各國人民的意旨以為從違。

（五）為防止國際間有詭秘行動，阻礙世界之和平起見，萬國聯盟否認一切秘密之條約。各種協約皆須在萬國聯盟之總機關登錄。

以上五端，雖不得謂為詳盡，然萬國聯盟盟約之根本條件殆已具於此。萬國聯盟之道理，言之甚易。萬國聯盟不得不成立之理由，果然反復剖析，雖常人也易領略。然一旦討論到了辦法，關係及於各國具體的利益或權利，則覺有莫大之困難。例如國民自決問題，則種族交錯混居之地方各國多不肯讓步；（如澳意兩國交界之區域，却克斯拉夫與匈牙利相爭執之區域等。）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內之權利，——特以經濟的權利，——列强絕不肯犧牲。加以吾人今日常存政治之舊觀念，不肯輕易將强權或利權之思想拋去。故更覺無論具有何種高尚之理想，具體的辦法，終不易措手。讀者試參看威爾遜總統之宣言，美國强制和平同盟會之提議，英國費邊會之同盟草案，荷蘭國際會之同盟草案，德國愛茲柏格氏之同盟草案，及此次巴黎和平會

議所通過之萬國聯盟之盟約，卽可比較各種條件之出入，具體辦法之差別，及理想與事實相歧出之點。若欲詳細討論具體的辦法，當列舉戰爭前後國際的關係，及各國之希望，謀一調和各國野心之法，非本文所能盡。今只能就以上諸端更發揮其未盡之義。

萬國同盟論者向來分國際間的爭端爲兩類。一類是可以仲裁的(Justiciable)，例如關於條約的解釋，國際公法上的問題，違犯國際的責任，或對於此種違犯之賠償，(Disputes as to any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to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which, if established, could constitute a breach of any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or as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eparation to be made for any such breach) 皆爲可以仲裁的案件。這類案件，都是有明顯的事實，或是據法律可以解決的。以先各强國，遇有這種國際間爭執的問題，嘗委託國際間仲裁判決。英美間的衝突向來卽採用此法。但是以先强國間，可以用仲裁判決，弱國對於强國

發生這種問題，就不容易實行。一則因爲强國不肯把爭執的事情付之仲裁。二則卽使請仲裁判評，仍然不能脫除强者之勢力，弱國依舊是不能得直的。假使送到海牙和平會，那更是無望；因爲海牙和平會的決議，須全場一致，纔可以通過。萬國聯盟盟約內，應該使這類爭端，全由萬國聯盟調解。另一類的爭端，是不可以仲裁的(Non-justiciable)，這都是政治上經濟上的爭端，無法律可援的。(日本對於我國種種的要求，卽屬此類。)以先這類爭端，皆由外交和武力解決。以外交爲方法，以武力爲後盾。外交不能折衝樽俎，就只有運用武力。例如此次大戰爭，列强所爭執的，就是這一類爭端。弱國在現在强權世界之內，遇見這一類爭端，沒有武力，也就沒有外交，(俗語常說弱國無外交。)所以只有任人處置。萬國聯盟對於此類爭端更須籌備周密，防止濫用武力，使弱小之民族也要得直。遇見不能仲裁之爭端，萬國聯盟機關自身，或使相爭執的國家派遣專員會議，調查爭執之情節，明白報告，條陳解決之意見。當調查報告之際，禁止兩方動員，炫耀軍備。此種會

議，無執行之權，故其條陳，對於相爭執之國家，也無束縛之力。然爭執之兩造，對於所條陳之意見，當有一種表示。如一造不以所條陳者爲然，或不肯執行所條陳之辦法，卽應發表情節，報告爭執之理由。然後萬國聯盟再謀調解之方法。萬國聯盟最神聖之責任，卽在維持世界之和平，掖進國際互助的精神，所以遇着不可以仲裁的爭端，更當具高尙寬大之精神，條陳和解之辦法。抱着這個理想，則萬國聯盟內之職員，不當只出諸專門的外交家，—外交家的手段，向來是詭秘的，圓滑的，他的思想，不是賣自己的國家，就是魚肉旁人的國家，—須選派國際間能代表社會最有名譽之人物。就中以勞働者之領袖爲尤要。歐美諸邦，不乏此種人物，而勞働者之團體，今後必且爲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最大的勢力。此種人物相集合產出一國際的心理，—以代褊狹的國家心理，—必能促進文明共同之利益。

此上所論專在預防戰爭。然此只爲萬國聯盟消極的一方面。國際間衝突，常醞釀久漸，然後迸發，絕非一朝一夕之故。故萬國聯盟之重任，不只能限於爭端之促

發於已然者，更當注意於爭端之蘊蓄而未發者。況今日國際大通，人類共同之利益必且日多一日；萬國聯盟更當謀積極的設施，設立法行政之機關，謀共同之利益。然此所謂共同之立法行政，絕不能視爲干涉各國之內政。昔當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列强爲維持國際間或國內之秩序，創爲神聖同盟。其結果遂爲厲行專制政治，剷除民政思想，而民政之潮流，因壓抑而益昌，不數年而同盟瓦解。故今之萬國聯盟之權力，只能限於國際間的秩序，而不可肆爲侵犯各國之內政。現萬國聯盟之會員（即國家）自身，有因數多民族相混居，而惹起民族自決問題，或因黨派或勢力之衝突，而引起國內戰爭（如吾國近年來之雲南起義，或南北戰爭。）者，萬國聯盟無干涉之權；惟遇有機會，也可有勸解之義務。如此則萬國聯盟對於各國內政，只居於顧問的地步，而不爲强迫的機關。

今日欲求人類共同之利益，得以實現於世界，必先搜集衆多之材料事實，然後可以謀進行之方。例如勞働問題，今後必爲世界上最重要之問題無疑。關於此問題

必先搜集世上各國關於勞働之法規，及勞働之現狀，然後更就已存之狀態，籌畫改善之方。又若航海爲萬國所共享之權利，此後世上各國，正宜就已存之航海條例，及航路，港灣，燈塔等現狀，規定一種公用之法規。凡此種種，諸待辦理，而萬國聯盟正可爲徵集與國際共同利益有關係之報告事情最良之機關。大陸及美國之萬國聯盟論者皆主張發達此類之活動。故萬國聯盟應設種種之委員會，專爲徵集各專門之智識，籌備國際之立法。委員會之任務，正如國會之委員會，專爲徵集事項，審查得失，然後起草法案，供立法總機關之討論通過。（至立法機關應如何組織，可參看費邊會之報告，狄更生之討論。此次萬國聯盟盟約不備此項，也是一大缺點。）國際立法機關所應辦之事務多端，今後人事紛繁，立法之事務必且日多，然今日最首要者，約可列爲左之四端：

（一）昔海牙和平會，間也產出國際立法；然所規定，類皆關於戰事。故說者常以海牙和平會，專孜孜於戰爭法規，有負和平之名，直可稱爲

海牙戰爭會議。萬國聯盟最神聖之任務，在汰除戰爭。故戰法不過占極少之範圍。此後各國，果皆守萬國聯盟盟約之法規，或且無戰法之可言。萬國聯盟立法機關最重要之事項，即關於經濟的競爭。國際貿易，乃國際的貨物之交換，並非競爭。而列強政府，則常存獨占之野心。故強設諸般的人爲限制，如嚴重之稅制，政府無理的津貼補助，皆不外乎擴張一己經濟之勢力，而剷除他國經濟之發達。（我國改訂稅制，列國反對特甚，即抱此經濟的帝國主義之野心。）近年歐洲列強衝突之暗潮，多伏於此。巴爾幹半島之風雲，也皆可於經濟競爭中溯其源。故萬國聯盟，當謀訂普遍的自由貿易的法律，防備不合理的經濟競爭。凡特殊優異稅制，意在箝制他國經濟之發展者，皆當取消。外國投資移民，皆須合理，（列強在我國投資，懷有帝國主義之野心，即屬不合理。觀於中日三四年來之借款，更昭然可見。）換言之，即門戶開放主義也。

吾人既承認門戶開放主義，則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也自然失其固有之意義。以先所謂殖民地，乃宗主國之所有品，殖民者所獨享之藏府，他國無竊嘗一臠之權。故列強咸虎視耽耽，欲攫取殖民地，以爲一己經濟發展之餘地。今本門戶開放之意義，則殖民地必先開放於一切人類，始有占據之理由。殖民地之政府，對於無論何國之人，苟於土人之利益不相衝突者，皆當任其來投資。故所謂殖民地之政府，非獨占權利之政府，實乃帶有誘進文明之任務。又若特別勢力範圍，類皆見於中國印度波斯諸物質不進步之民族，列強占據，以爲經濟發展之餘地。今後萬國聯盟，當否認一切勢力範圍。凡爲經濟未發展之國家，當自己規定保護一方，以防止外國野心政府之敲剝，箝制外國資本家之橫行。

(二)貿易通路，當開放於各國。考近代戰爭之起，多在經濟之發展。而就中一端，厥爲奪獲港灣。英之奪我香港，俄日之先後奪我旅順大

達，皆在謀我貿易之孔道。又若德之謀萊因河口，塞爾維亞之謀阿德利亞克海邊之口岸，俄之謀君士坦丁，及最近意大利之爭費烏美海口，皆可證明諸國經濟之野心。故萬國聯盟，對於貿易通路，如港灣河道，當詳細立法，為國際的規定，此亦減去國際競爭之不可緩者。

(三)不正當的貿易，當由萬國聯盟，規定取締之方法。經濟發展之國家，常挾其偉大之勢力，或藉政府之協助，將所製造之品，以賤價售於他國(Dumping)，意在壓倒或擴取他國之工業。此與經濟及人類協助之原理全不相容。也實常為國際競爭之原因。故萬國聯盟，當籌畫一公允之貿易法，以為列國所共守，則貿易上之衝突去。

(四)各國對於條約，常有違背，多原因於條文之不清顯。故締約的國家，對於所締之約，當承認一共同之解釋，對於條約上文字，承認共同之意義。如此則締約國無所爭執，而衝突將莫由起。條約有明晰之解

釋，則有所違犯之國家，也莫由辭其咎。故萬國聯盟，實爲解釋條約之機關。更可將條約上諸通用之文字，定出標準之意義，以爲後人遵循。時代變遷，人事不常，條約之效力，必也因時勢而改變。故條約也當不時修改。萬國聯盟，正當負此修改之責任。

以上所說，皆關於國際立法。然既有立法之機關，必且有執行之機關。實則國際行政，於事實上已見端倪。如萬國郵政聯合會，萬國電報聯合會，皆可謂爲國際行政之機關。然今後之國際行政，須爲監督一切之機關，監視諸種法律條約，如何施行。

以上述世界和平最重要條件，諸條件果能實行，爲列國所遵守，則可以免去國際無端之衝突，也即可減去戰爭之危險。然如何乃能使諸條件發生效力，如何乃能使萬國聯盟之意旨爲列國所遵奉，實爲吾人所當討究。設萬國聯盟之意旨，列邦皆視若具文，則此國際之機關，雖設猶如不設。若必以列强之武力爲後盾，則必又

返到以先軍備競爭之狀況。極端之平和者，當主張將世上所有之軍備，一律廢除。軍備誠然是歷來促生戰爭最主要之要素，世界各國，一律去兵，當然可使世界進於平和之境界。然世界各國，絕不肯將軍備全行廢掉。且於事實上，爲保持國內之安寧，也不可以無一兵。故世界普遍的廢軍備之議，誠非今日所能實行。或有主張設一國際軍，專爲維持世界安寧之秩序者。國際軍可以爲萬國聯盟做武力之後盾，遇有違犯萬國聯盟之意旨者，可以國際軍制服之。然萬國聯盟之意旨，是否絕對的毫無謬誤？不能絕對的無謬誤，即不能以武力爲後盾。且國際軍應如何組織，由何人統率？設由各國人組織，則其國人隸屬於國際軍者，絕不肯服統率者之命，往征服其本國。例如日本人之隸屬於國際軍者，絕不肯向其國人輕放一彈。若統率之將校，盡出今日諸強國之士官，則危險尤甚。故國際軍與彼普通去兵之議，皆理想之談，不能見諸事實者也。

今日軍備仍不妨任其分屬於各國，而同時最急之務，則在限制軍備，禁止濫用

武力。限制軍備（參看盟約條文第八款）及禁止濫用武力（參看盟約第十二款及第十五款）已在此次盟約內明晰規定。萬國聯盟諸會員，果能信誓旦旦，不爽盟約之言，則今後必不至蹈大戰爭以前軍備競爭之覆轍。此後所謂擾亂平和者，有一定之解釋，即不先求萬國聯盟之仲裁，而與他邦開釁者。（盟約第十六款。）至萬國聯盟之後盾，也不必定依武力。如盟約第十六款所規定，可以經濟的壓力，如停止貿易，停止交通，停止金融之流通，諸種方法，皆足以制服違犯之國家。設該國家，仍不肯帖然俯首，則可再以聯盟各國之軍力制之。然苟使限制軍備行之有效，則絕無有以一國而敢冒犯聯盟諸國聯合之軍力者。況今後國際之關係必且日益密切，經濟之相依賴必且日益發達，則經濟的壓力，足以制服抗違之國家而有餘，此無可疑者也。

八，八，二十八，地中海航行中。

歐戰以後的政治

歐戰已經停了，交戰各國現在正忙着辦停戰善後的事情和媾和的大問題，這總要一兩年的工夫纔可以完的。我們應該想一想，這次空前絕後的大戰爭所爭的重要之點是什麼？並且這次大戰爭給我們有什麼教訓？單說教訓，就有許多種不能述說完全。我現在只說那政治上的教訓。

政治上有四種觀念 被這次大戰爭 打得粉碎， 教訓我們這四種觀念再也用不得了。倘使一個國家不聽這個教訓，在國內要擾亂宇內的治安，在國外要釀起世界的紛爭。那所打破的四種觀念是什麼呢？

(一)秘密的外交　向來的戰爭都是由秘密外交釀起來的。因為外交全是幾個少數執政者所把持的，而一般國民一點也不曉得裏面的眞相，全聽政府的指揮。這

次的戰爭，德國人民先前深信自己理直，因爲他們不知道他們政府的外交眞相的緣故。這次俄國革命，宣布出許多外交上的秘密文件，纔知道當時俄國所以也掉在戰爭的旋渦裏面，也是因爲政府嚴守外交上的祕密獨斷獨行的緣故。所以秘密外交在國內一方面是欺騙人民，在國外一方面是欺瞞友邦，都是擾亂的根源。

(二)**背棄法律**　國家的成立和國際的平和都是用法律做基礎的。德前皇不守條約，就是破壞國際的法律，所以纔有這次的大戰爭。協約諸國因爲要保護法律纔戰爭的。那執政的不守法律，不單是釀起國際上的轇轕，還惹起國民的反感。所以德皇不但是世界各國不能再認他爲政治上的領袖，就是他本國的人民也不承認他再可以代表全國操握政權了。

(三)**軍人干政**　一國裏頭總是民政占主要的位置，軍政是附屬在民政底下的。德國是軍人干涉政治，操縱政策，所以鬧出這樣大風波。軍人干政的國家，是擾亂世界的根源。所以協商方面一定得用全力把德意志的軍人干政的制度剷除淨盡，纔

可以使世界和平。因爲軍人是要守法的，假使他來干涉政治，是已經不守法了。

（四）獨裁政治　秘密外交和背棄法律都是獨裁政治的產物。因爲一個人獨握政權，就容易野心太大，私心太重，所作所爲也就不顧法律，肯把全國當孤注的擲出去辦理那秘密的外交了。這次戰爭，有許多獨裁的君主都逃掉了。那最有名的三個獨裁政府，就是俄德奧三國。那俄皇已經被鎗斃，那德奧兩國皇帝也已經被强迫退位了。

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戰團內或是在戰團外，那政治上的設施，絕不能仍保守上邊所說的四種舊觀念。這是我們從這次大戰爭得來政治上的教訓。

七，十，十五。

這是歐戰停止後在北京天安門前的一篇露天演說。當時我同一般人一樣，對於歐戰的結束以後抱着無窮的希望　認歐戰的目的在國內與國際的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但是竟想不

到他的結果使我們大大的失望。歐戰後的反動本來可以說是當然的；因爲當時在國際政治上當局的人還都是四年以來最能準備戰爭推進戰爭的。他們雖然用許多炫人聽聞的口頭禪來宣布他們的政策，但是他們的心理仍然與歐戰前無異。他們並沒有受這些政治上的敎訓！我們從此更可以覺悟用「戰爭以消弭戰爭」（War to end war）大概是無效的！

戰後之歐洲（原名遊歐之感想）

（一）

我在三月（一九一九）裏動身，正是巴黎平和大會議極繁忙的時候。五月到了巴黎，劈頭就遇着一個大棒擊，就是那三大否決我們關於山東的抗議的消息。當時回想我們自從歐戰開始以來，在國內時常讀到海外傳來的新聞，那歐美有名的政治當局的口口聲聲的講什麼人道，正義，自決，和平，那些好名辭，使我們常受欺侮要在和議席上訴寃的小生靈，聽了那仁慈公直的聲音，不覺得精神鼓舞起來，以爲此次會議眞是我們人類的大關鍵，世上受人凌辱的民族有無限的希望都寄託在這會議裏頭。會議雖然未必就如愛平和者的理想上所期望的，但是議和席上的袞袞諸公

既然再三拿永久平和與公道做那和議的標幟，他們的行爲總不能與他們的言語太支離。要求平和當然要講公道，沒有公道的媾和必然是將來擾亂之端。世界所以不能永遠太平 就是因爲向來國際間不講公道，只講勢力。萬不料這次會議又是一番失望。多少理想家的好夢，一下都驚破了。多少愛平和者之希望，一下都變成泡影了。幾百萬條高貴的性命—這些條性命裏包含着無量的希望，假使這些條性命可以盡量的完滿發達，可以爲人類貢獻多少幸福，可以使他們自己的生命增加多少榮耀—都空空的廢掉了。於死者，於生者，都沒有一點好處。不特沒有好處，反留下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使他們的子孫担憂。還有幾萬萬的生靈，在這四年多的長期間裏，犧牲了多少寶貴的東西，受凍挨餓，並且受種種精神上的苦痛，終結也是絲毫的好處沒有得到，只承受了許多不公平的遺產。後來處分這遺產還要發生無數的轇轕。這是我從法國卜倫海口登岸後乘火車赴巴黎的路上看見阿米盎戰跡的一種覺悟。

但是現在的歐洲仍然是戰爭狀態的歐洲。我到歐洲的時候，停戰的條約雖然是已經簽過了六個月，但是各方面仍然維持着戰爭的狀態。戰場上的鐵絲，鐵網，鎗砲，子彈，人骨，獸骨，還沒有收拾清楚。萊因河畔所駐屯的聯軍都在那裏嚴裝待發。東歐若俄國，波蘭，各區域的軍事依舊積極進行。戰時所發布一切拘束個人自由的法令仍然是繼續有效。在這個恐怖的環境裏，如何能希望發生天國的福音，如何能希望那平和會議席上的一班人物會有高尚理想的判決呢？此次戰爭的發端，就是會議裏的人所造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造出來的，也是因爲他們因循，糊塗，纔醞釀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醞釀出來的，這班人只能做戰爭時的英雄，不配做和議席上的公正人，只能作戰的，不能議和的，不能謀世界和平的。）我們希望那些貽誤大局的會可以在幾個月裏——並且是在巴黎——整頓全世界紛爭的局面，那眞是癡想！我在英法兩國住了三個月，所見的明白人都是懷着這種感想。悲觀的人說，世界黑暗的程度不能比現在再加利害了。

以上所說的是此次大戰爭之後國際平和的局面。因爲會議的人都是一班舊人物，沒有了解世界的眞狀態，沒有懷着高尙的理想，所以又造出一個强權跋扈的世界，與戰爭前原無什麽區別。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地圖上的顏色改變改變；把德意志逐出强權之列，換了一個東方崛起的日本；把有名無實的海牙平和會換了一個五大專制的國際聯盟；把『戰敗』國家的富源地瓜分給各大强國；更把此次戰爭所損失的大部分的負担都加在『戰敗』國的人民身上。因爲俄國人的思想與他們不相合，更派了許多軍隊，費了許多金錢，（英國今年自一月至六月征俄的軍費共五千萬磅。法美兩國征俄的軍費還不在此數之內。）攻倒他們的政府，封鎖他們的交通，困死他們的男女老幼。扶持幾個小民族成爲獨立的國家，但是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屛風，（兩個大國的疆土相接連，若是起了衝突太覺危險，所以最好是在兩國之間造出一個小國做屛風或緩衝〔Buffer〕，保持他們的安甯。例如魯森堡，一邊是比法兩國，一邊是德國，就是最好的一個屛風。這是舊政治思想和舊日國際政治的

產生物。假使國際聯盟是一個有效的機關，國際上有眞正的秩序，這個屏風是用不着的。）或認爲附庸。（美國新共和週報五月三號英人勃雷斯佛［Brailsford］論波蘭的一篇文裏，說强國用新發生的小國家另有作用的，說得極爲透澈。）此次巴黎和會裏所辦的重要事端，用以上數語足可以簡單包括。歐洲經了這次空前的大戰爭，破爛已經不堪，以後總得要羣策羣力，還需幾十年的工夫，纔可以恢復舊日的文化。現在只由幾個强權國家的代表定了一個最不公道的條約，（公道必須是各國都承認的，一方面以爲公道而他方面不承認的，那裏算得公道。）眞是人類的大不幸。

這次平和會議雖然是一番大失敗，把千載一時的好機會空空放過，做成了一樁大錯事，希望平和愛惜公理的人沒有不失望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輕易陷於悲觀。我們人類進化的歷史都是由失敗與試驗造出來的。只是有時候失敗與試驗的價値太大，犧牲太重，已是不幸之事；有時候失敗與試驗之後，還要蹈失敗之覆轍，那不特不幸，實是可憐。可憐我們人類的駑鈍，可憐我們人類的怠惰。此次戰爭所損失

的生命財產，價值之巨，可稱空前無比。我們固然未收成效，未得到積極的教訓，却可以說獲有消極的教訓。那個消極的教訓就是使我們覺悟：爲什麼那理想的國際組織不能實現？爲什麼人道，正誼，都歸於失敗呢？

我們受了這番教訓，當然就聯想到現在的國家了。此次國際公平的組織不能成立，固然是因爲會議的人員，沒有眼光，沒有能力。但是現在世界上國家的程度也太參差不齊了。國家的組織不是一時就能完備，世上的國家也不是一時卽可達到同等程度之完備。國際組織也不是必須等所有的國家都發達完備纔可以成立的。那國際聯盟在消極的方面是維持平和，在積極的方面就是本互助的精神，增進人類公共的幸福。所以已進化的國家就有扶進與輔助那未進化的國家的義務，不必一定要所有的國家都要有同等的程度纔可以有國際的共同組織。但是我們這次的失敗就是因爲我們認爲『先進國』的，我們所信賴可以主持公道爲人類造幸福的國家，竟不能盡他們的天職。這樣看來，所謂『先進國』不配戴那個名稱了。我們現在且看一看

他們的國家的現狀是什麽樣。

（二）

我這次出遊雖然把「五大」的國土都到過了，但是爲時極暫，只有四個月，所經過的地方觀察的機會極少。沒有就着各國實地的切實調查，不敢爲過於概括的論斷。現在只就西歐的情形推論，大概沒有什麽大差誤的。

西歐的國家四年以來都在戰爭裏頭，所受戰爭的影響非常的利害，那是不待言的。在戰爭開始之先，西歐的國家已經發生了許多切要的問題急待解決。例如勞働者爲爭工資，減工時，與雇主時起衝突，各國只有敷衍彌縫，沒有一種貫澈的辦法。又如他們的政治組織因爲時代變遷，向來所採用的選擧法，立法手續也不能不因時制宜要有大部分的改革，各國也沒有定一個大計畫，使他們的政治機關合乎現代社會的狀況。此外如社會上教育上種種問題須解決者仍多。一旦大戰爭來了，這

是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所以一時全國民的精神，能力，全國的富源，產業，科學，都合併起來，全用在戰事上。國內所有的問題，無論是若何迫切，總不能比國家存亡的問題再迫切，暫時都擱在一旁，停頓住了。非但國內諸般問題一時停頓，並且因爲在戰爭的時候，政權要集中，政府的權力要大，所以又施行了許多種戰時緊急法律，擴張政府的威力，把人民以先所享受的權利又剝奪了許多。因此，國內的問題比戰爭以前更加增了。現在戰爭已經停止，但是戰爭狀態依舊保存，戰爭所遺下之影響依舊困累人民。總之，此次戰爭使五年前所未能解決之問題加增，加倍的利害，加倍的難解決。（戰爭的壞處已經由平和論者解釋得明白詳細，不待我說了。此次有一個美國人同我講戰爭的時候，人民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如何發達，眞是向來沒有看見過的。我以爲這種好處也只是暫時的，不能耐久。以先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只因爲有共同的外患，於身家性命有大危險。現在危險去了，那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在一個不公道的政府之下，也就不能發達了。看近來歐美勞動界的擾亂就

可以明白的。）這些「創痍未復，百廢待舉」的國家，由他們的代表造出此次平和的條約，當然不能使我們的希望滿足的。

現在西歐的國家正是一個大危機。這個危機遠出我們想像之外。我只就政治，經濟，兩方面所觀察的稍為說說，就可以明白他們時局的危險了。西歐的政治採用那代議制度，自從十三世紀以來已行了幾百年。經世界各國的模倣，因在不同狀態之下，所以不免改變了許多。但是那政治制度的改變，還不及社會生活變遷的那樣快，所以那政治制度現在已不能與社會情狀相適合，因此把他固有的功用失去。歐洲自從工業革新以來，資本制度發達，社會已漸變成個工業社會。社會上大部分的都是勞動者。向來的代議固然是代表人民，但只可以代表消費者的利益，不能代表生產者的利益。現在那許多勞動者一生專從事製造，要想保護擴張他們生產者的權利，在現在的國會是不能辦的，現在的政府自然也是不能辦的。這個問題在戰爭以前已經發生了，但是為了戰爭的緣故，一時大家都迫於愛國心，一致對外，當戰爭

迫急的時候，要生產多纔可以得勝利，所以生產者就停止他們的要求，暫把平時保工的法律停止有效。（言明平和時恢復原狀）爲得可以增加生產。但是在戰爭危急的時代才可以這樣辦法。現在勞動者又要起首要求，所要求的不是恢復戰爭以前之狀態，是爲生產者——實在也就是爲全國——的利益，做出一種徹底的計畫。（如英國鑛山國有，美國鐵道國有之運動，英國勞動者想參預工場之組織管理等事，都是勞動者的新覺悟所產出來的計畫。這種計畫較馬克斯的「階級戰爭」更進一步，不是拿勞動與資本家相對抗，是本乎現在社會狀態造一個工業的民治國家。）在戰爭的時候，那國有制度和集產主義（Collectivism）曾在食物，軍需製造，鐵路，船舶諸項事業上實行過。英法美的國民雖然受個人主義的毒最深最重，但是有了這一番大經驗，也可以看出舊有產業制度不可以不改革了。雖是極頑固的人，視固有制度爲神聖的，從此也可以明白制度不是萬古不變的了。但是現在的國會，現在的政府，都不是可以動手改造的人。「改造」兩個字在今日有極重要的意思，不像一般人所

說「改造」的那樣簡單容易。改造不是支節的，部分的改造，是按着現在社會上經濟，政治，教育諸種狀況，造出各種新制度來，便利國民共同的生活。不過現在的政府仍然是戰時產出來的政府，只知鞏固權利，促進戰事，那曉得全局的改造計畫。（這並不是過激之論。英法的報紙現在攻擊政府最利害之點就是因為政府對於事務沒有辦法，或沒有澈底的辦法，在百政待舉的時候，這種政府是極危險的。）國會也是戰時的國會，只能做政府的爪牙，沒有建設主張的能力，已失去向來的尊嚴。（這種是西歐政治最危險徵象。理想上國會應該代表人民，與人民的生命相接觸，做映照人民意思的一種鏡子。但是如今國會漸漸的失去功用。那報紙，工聯大會，小冊子，直接行動，一齊都是映照民意的利器。人民與國會有機的關係漸漸疏了。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現在他們國會裏沒有一個大人物。國會制度最發達的英國尚且如此，深可注意。）我現在不必再舉多例去說明政府和國會的失勢無能。總括現在情形，就是現在正是試驗舊有政治制度最緊要的時期。假使固有的政治制度

可以應乎時代的變遷，應乎各種新勢力的要求，（各種新勢力指勞動者，女子，殖民地有色種人諸勢力。）自動的改造，使各種新舊的勢力調和完滿，（Harmonize章秋桐所謂調和，英文爲Compromise，與此義不同。）共同謀良善的生活，才可以證明固有政治制度的優美，他的生命也就可以延長了。（有一種制度能時時改造的纔是最穩固的制度，不能自動的改造的，是最危險的，早晚總要推翻。）假使固有的制度不能適應社會的新情勢，只可以代表一部分固有的勢力，那一定要被淘汰的。革命，直接行動，勞兵農會，當然都要發生的。我們中國方在這爲民治主義奮鬬的初期，對於他們工業的民治主義的運動，應該大加注意的。

現代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關係最密切，看以上所舉的例可以明白了。但是現在戰後的經濟問題的急迫有不能等着政治制度改造的。美國食物監督Hoover（此人最初爲比國救濟委員會長，運食糧救濟比利時的饑民，措置得當，得了一時的盛名。後當美國加入戰鬬，方任命他監察美國的食料。）在七月裏報告歐洲各國政府，說歐

洲全體的生產太低。歐洲戰後人口連俄國在內共四萬五千萬人，他們的生產能力，在歷史上看來可以算最低的了。歐洲人民領失業的津貼的共一千五百萬家，這失業的津貼費都是由政府發給，由政府發印無限的鈔票纔可以償出的。假使歐洲沒有從旁的地方輸入物品，可以使一千萬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現在歐洲的生產額比停戰條約簽字的時候並沒有減少，但是假使不倚賴他洲的輸入，歐洲的人民就不能維持相當的生活程度的。美洲的生產額固然是可以暫時供給歐洲，接濟他們戰後燃眉之急，但是歐洲不能永久專倚賴美洲的輸入過生活的。因爲國際間的貿易是物品與物品相交換，金錢不過是一種媒介物，歐洲自己不能增加生產額與美洲產出的物品相交換，一定變成美洲的債務者，從此就變成經濟上的奴隸了。據Hoover說，這種經濟的奴隸制度將來定要惹起戰爭。所以這經濟的大問題眞是危急得很。我在歐洲只覺得生活難，物價昂貴，罷工頻繁，影響到我個人身上，但是這不過是戰後生產率低的一種表象。他的關係影響人民，眞是出我們想像之外。這生產率低減的結

果，就是失業，工商業停滯，資本消耗，貧窮，飢寒，革命，勞兵農會(Soviet)，相繼而至。勞兵農會辦得好，就像現在的俄國，辦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加利。總而言之，假使現在的經濟狀態不快快的整頓，改造，眼前就是擾亂。這個不只是經濟界的擾亂，也就惹起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大擾亂。這擾亂雖然是戰爭的結果，但是他的勢力比戰爭還偉大，他的影響比戰爭還利害，還苦楚。

我這次看了各國戰後的情狀，覺得西歐的國家正遇着一個大難關，好像他們進行的路程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戰前戰後所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一時都如潮的湧出來，要所有的人民一齊努力去解決。他們國家社會的安危，貧富，都繫在他們身上。我們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們去訴寃，求他們的帮助。他們並不是純然自利的，不過自顧都忙迫得不了，又那有機會去替人代抱不平呢？我們現在也是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了，讓我們大家一齊結合起來，去解決我們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罷！

八，十二，十。

歐美之勞動問題

——一九一九年在歐洲時所見——

勞動成了歐美國家裏最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年了。自從歐洲工業革新以後，所有重要的生產差不多都漸漸改用機械製造。用機械的工業並不是不用人工，不過是一種分工的勞動，拿機械省人力省時間的生產法，至於管理機械還是需用勞動者。並且勞動者是生產的第一要素，因爲假使沒有人工運用機械，無論有多少煤也不能自己從地下起來，無論有多少架機器也不能自己動轉起來，無論有多少原料也不能自己做出物品來。所以有人說勞動是唯一生產者，那機械原料不過是輔助生產的工具罷了。自從太古原人時代，人就是常常做工的。但是自從人類用機械製造物

品以來，那所有的大工業都聚集在大都會交通便利的地方。（便於得燃料，原料，並且便於運出物品去售賣。）原來不是大都會的地方，因爲工場或礦山開的多了，也就日日發達，成了大工業的都會。所以現在做工的人都到都會去，都會也就變成了「勞動之市場」。勞動者來到都會裏，自己是沒有機械，（因爲現今機械的價格很大，勞動者都是因爲家裏或自身沒有產業，或所有的產業不夠生活，纔去被雇爲勞動者。）沒有原料，沒有土地的。他所有的就是他一身的工作能力。他被雇的時候所賣的也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所以有人稱勞動者爲無資產的齊民。（或無產階級Proletariat。）

那雇用勞動者的人都是有機械的，有原料的，或是有土地的；或是三者都有的；或是三者都沒有而可以設法得到的（即企業家）。他們怎麼得到這三者，他們得到這三者的方法正當不正當，我們且不去討論。（讀者可讀英文的著作如英國J. A. Hobson 的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美國 Ely 教授的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德國 Bücher 教授的 Industrial Evolution，和純粹社會黨對於現今資本制度的批評。）因爲我們現在用金錢做物品的媒介物，他們既然有機械，原料，土地等資產，也就是有金錢的人。所以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產出了這兩種階級：一方面是有資產有金錢的人，雇用那沒有資產專賣工作能力的；一方面是沒有資產的勞動者，因爲沒有機械，原料，土地，專是受人雇用纔能生產的。

在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裏，這有資產者與無資產者兩種階級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勞動問題就是從這個現象裏發生。勞動者沒有知識，沒有團結的時候，能力薄弱。因爲自己沒有資產，只好任憑那有資產的調遣。（關於這一段勞動界黑暗悲慘的歷史，讀過英國工業發達史的是都知道的。）無論他們的勞動狀況怎樣難堪，無論生活狀態怎樣低陋，他們只爲了求生之念，也沒有方法改良。等到勞動者漸漸的有了覺悟，有了團體，自然不甘服那有資產者，就想擴張他們的權利，所以就成了兩種階級對壘的形勢。按理想說起來，一國裏的人以至全世界的人因爲都是人類，

原來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論理上雖是這樣說，但是因爲工業革新後，成就了現今的資產制度，都把人類分爲兩種相對抗的階級。

馬克斯一派的社會主義就用這個對壘的狀態鼓吹那『階級戰爭』。但是據我看來，一個社會裏頭不只是有資產者與無資產者兩種階級，兩種階級以外還有那勞心者如官吏，議員，律師，教習，企業家等，他們工作的性質雖然是與勞動者相似，但是他們的利益與思想却常與有資產的相近或是完全相同。此外還有那中等社會（Bourgeoisie）兼有資產者和勞動者兩階級的性質，在工業發達的社會裏爲數也不少。所以歷來歐美勞動界的紛擾，並不是像馬克斯黨所說的無資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宣戰，實在是勞動者對於社會各階級求他們相當的位置。他們並不是向着資產階級無理取鬧，却是要求改良勞動和生活的狀況，享凡人類所應享的物質的精神的文明。這就是歷來勞動問題的燒點。

歐美的勞動界不斷的對於雇主有種種的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錢，改良

勞動狀況，發給養老年金，賠償工作上的險害。這都是爲人的所應該享受的利益。假使不承認勞動者這些種要求，就是不承認他們與我們同是一種有血肉有感情的人類。但是在有資產者占勢力的時候，那議員，官吏，宗教家，經濟學者等等，都是袒護資產的利益的。現今社會上固有的制度，例如國會，學校，教會的組織，也都是保護他們的利益的。所以纔顯出所謂「階級戰爭」的現象。近幾年來，勞動者用團體的勢力 雖然也有得到他們的要求的，但是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體的。況且勞動者雖然一時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是社會上的狀態也不斷的改變，所以他們又起了新要求。（例如生活費一天比一天增高。勞動者的收入雖然因爲屢次的要求有增加，但是終久跟不上那騰貴的物價。例如此次戰後美國的物價增加百分，「即加倍」但是勞動者增加的工錢還不到百分。）所得到的利益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一類勞動者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他類的勞動者也就起而效尤。勞動者獲得了一種要求，不久又要發生了新要求，這樣看起來，那勞動資產兩階級的衝突是普遍的，並

且是沒有完全解決的時候。此外還有那有工作能力而無人雇用的和那無工作能力的都要求他們工作的權利。這就是歐美「勞動不靖」的現象。一般思想家，科學家，專心用力想法子解決的也就是這個大問題。

此次大戰爭開始之先，已經是勞動問題在歐美最吃緊的時候。政府慣用那拳術上「轉閃騰挪」的法子躲避他。戰事一起，英法兩國把勞動界奮鬭的勢力一時都掉轉向戰事上去。最先把失業的勞動者都吸收到軍隊裏去。但是勞動問題之困難並不因此減輕。我且述說幾樁錯綜的原因。(一)戰爭的時候，生產力已經低減，那所有為生產力的大部分又都是製造軍需品：不是製造損害生產力的物品如鎗砲，就是製造些專為滿足那無生產能力者或損害生產能力者(即軍人及與軍隊相關係的)的需要的物品。於是一般生產力低減，就把日常需用品的價錢一天一天的長高起來。(二)戰費浩大，政府沒有法子籌款，只有募集國債。國債不足額的時候，發行新紙幣補充，(例如法政府發行紙幣約六萬萬磅，而法蘭西銀行「法之國家銀行」今年

六月間所存現金只有二萬三千萬四百磅之數。）使紙幣價格低減，也就是使物價提高。（三）戰爭的時候雖然異常危急，但是那沒有良心的資產家仍在那裏壟斷獲利，魚肉小民。政府雖然採用監督食品，稽察物價，提高餘利稅，（Excess profit tax）所得稅，種種的方法，但是那『戰時贏利者』（War Profiteers）（日本所謂成金「Narikin」就是這一類人。）是防不勝防的。無論政府用什麼方法限制不正當的營利，他們是依舊存在。（我這次在英國聽說戰時贏利者非常之多。赤手空拳的人在一兩年裏頭竟會有變成富家翁的。這種意外之財，當然是不合理的。）這也是擾亂經濟界蠹害小民的一個原因。有這三種重大的原因，使勞動者的生活更加窮困。人都說戰時勞動者的收入增加最多，但是與生活費比較起來還是入不敷出。所以在戰爭的幾年裏，勞動界的不穩也一時沒有停止，局部的罷工停業是時時有的。在休戰條約未簽字之先，法國有一次大罷工，幾乎惹出大事來。美國在加入戰事以前，雖然一時因爲供給聯盟國方面的需要，在經濟上獲得了許多利益，勞動者因爲沒有

東歐民進口與他們競爭也沾了工業繁昌的餘潤，但是勞動者爲保持所獲得的地位，幷且嫉妒那戰時贏利者和壟斷者的專橫，依然是繼續以先不穩的狀態。（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的四年間，美國罷工事件共有一萬多件。）幷且起了野心更大的要求。

所以勞動界的不穩，在戰爭時期內，暫時幷沒有停歇。不過因爲政府取締報紙，不準記載罷工及脅迫資產家的大事件，幷且各局部的擾亂，常由政府勸導雙方從速談判解決，所以正確的消息沒有全暴露出來。當時人的精神全貫注在戰爭上，所以也就把勞動問題全忘記了。現在戰事停止，勞動界加倍活動起來，本來是當然的，也是大家預料得到的。但是此次勞動上所要解決的問題，較比歷來發生的問題更爲根本的，不只是工錢，時間，勞動狀況等問題，乃是爲勞動者在社會裏爭一個相當的位置。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社會改造問題。假使我們讓資產階級勞動階級取對壘的形勢，永久繼續下去，還是不能使勞動者獲得一個相當的位置，當然要把固有

的社會重新改造一番。

此次歐美社會受了戰事的影響，產出了許多的新問題，（如軍人遺族恤金，裁兵，成人教育諸問題。）使固有的問題（如救濟貧窮，增加生產諸問題。）益加難以解決。那固有的問題裏，要推勞動問題爲最困難的，最根本的。譬如戰時國內的壯丁都到戰濠裏去，女子及未熟練的勞動者出來代他們從事勞動。現在軍人退伍的有幾百萬也要找事做，有什麼地方可以消納他們。（據說戰後用人的地方極多；但是退伍的軍人沒有教育，沒有專能，所以找不到事）假使他們也是些沒有特別技能的，又先要爲他們謀教育上的設備。譬如生活難的問題，也是四面八方的來襲擊這些勞動者，使他們想根本的方法處置生活問題。要詳細的把歐美戰後的勞動問題討論起來，不是本文可以說得完的。但是勞動是現今歐美的問題，我們却看得出來。因爲在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勞動者是生產者，是人民最重要的部分。例如英國戰前人口有四千五百萬，就中勞動者有一千八百萬，卽占了人口三分之一。又如

此次罷工的美國鋼鐵工人（十一月發生之事件）屬於格利氏（Gary）（此人代表資本家與工會代表會議不諧而決裂者。）所管轄者，較諸今日歐洲新成立之小國家之人口還多，較諸三年前美國之軍人還多一倍。勞動者不只是人數多，他們與一般人民的關係也是極重。假使礦工不肯工作，全國立刻就缺少燃料。不只是一般消費者不能煮飯，不能取煖，所有的工場也都要停止工作。假使鐵路工人罷工，不只是旅客要感困難，所有的貨物也就不能運輸。英國的礦工，鐵路工　，和轉運工人（指碼頭上脚夫電車手一類），去年聯合起來成了『三合會』（或譯爲三角同盟），他們的勢力覺得格外偉大。法國做了這個辦法。美國的『勞動聯合會』（即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簡稱爲 A F L）也有偉大的勢力。這樣看起來，勞動是工業國家的生死問題。（中國提倡與實業的都說可以使國家富强。我們看了歐美的經驗，富强的並不是國家，實在是國家裏少數之個人。使國家富强的也不是實業家，實在是多數的勞動者。我們工業後進國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個教訓。）

現在歐美最險惡的情形就是沒有找到解決勞動問題的機關，沒有找到根本解決勞動問題的辦法。第一是機關。政府應該是一個好機關，但是現在的政府沒有眞心處置這個問題。最好的只是彌縫政策。例如英國的魯意喬治政府，完全爲資產家所操縱，不能順應勞動者的要求，專執反抗的態度。（魯意喬治自身是隨機應變的，專覘察國中勢力所在，幷不一定要反抗的，但是他的閣員如克遜勳爵邱奇爾等都是資產家一派。）法國政府也是沒有誠意的。克雷蒙梭對外一方面實行侵略的帝國主義，對內也是做帝國主義派的故智，鼓舞人民戰勝的心理，使他們把本國最切要的問題都丟在腦後。（例如慶賀凱旋，屢由政府竭力提倡。今年七月十四的節日，政府支出四百萬佛郎爲裝飾街衢之用，把一個美麗無比的 Champs Elysees 用了許多旗幟，鎗砲，盔甲等醜陋野蠻的東西擺滿了。用卑劣的方法，迎合卑劣的羣衆心理。）至於美國聯邦政府雖然設了勞動局，也沒有權力應付勞動者的要求。一方面美國的資產者向來在政治上握大權，美國政治之腐敗與大會社大工場的關係凡研究

美國政治的都知道的。所以要靠着聯邦政府或各州政府行一種積極的勞動政策，一時沒有希望。又一方面美國勞動問題較英法更覺複雜。西北區是伐木工時起搶亂。（今年三四兩月的 Atlantic Monthly 裏有 Parker 夫人記其丈夫之遺事，頗可以窺美國西北區的罷工情形。 Parker 是專研究勞動問題的，因為排解勞動界的紛爭，生生累死。）西南區又是礦工的勢力，東北區纔是工業勞動者的範圍。工人裏又有外國人的問題，（馬撒珠塞州羅威爾地方工場裏的工人有十四種不同的言語。）和南方有色人種的問題。想一個包括一切的解決法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有資產家的大阻力呢？

歐美的政府對於勞動問題是沒有能力的。這也有歷史上的原因。歐美的政治制度成立的時候，還沒有成為工業社會。以後發生了勞動問題雖然是由政府辦理，例如國會通過種種保工的法律，行政部監視施行保工法，近來又添設勞動局專辦理勞動界的事務，但是所有的政治組織與現今狀況不合。政府裏沒有與勞動者職業利益

相當的代表。即使政府只居排難解紛的位置，專調解資產者和勞動者兩方的衝突，他們也只能在事後處置，不能預防工業上的衝突，不能減少勞動界的損害，這還是沒有用的。

資產者的勢力可以說比政府大，因爲他們與勞動者有直接的關係，也曉得他們的情形。但是他們現在的態度只顧及枝葉問題，如工錢，時間，對於根本上並沒有改革的主張。（如英國的工業聯合會[British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就是資本家最有勢力的聯合，沒有根本的具體的政策。）他們更希冀保護他們固有的利益。同時仗着他們金錢的勢力，用報紙小冊子鼓吹反對勞動者的言論蠱惑人民，博他們的同情。所以想使資產家解決勞動問題更是無望的。至於勞動者自身雖然有覺悟，有要求，但是常偏於局部的，短見的，不一致的。工人的常見以爲勞動問題不過是麵包問題，所以普通的擾亂，全是爲麵包問題。近來英法的勞動者因爲所要求的不能達到目的，常不等工聯領袖的認可，就罷工起來。這種局部的短視的舉動，也不

是根本上解決的辦法。工聯的領袖比較的覺悟勞動問題之切要，知道勞動不只是麵包問題，連生產所有權和戰後改造的問題也都是勞動範圍內的事。他們曉得現在的局面已經不是那哈密爾頓所規畫的民治主義，也不是穆勒約翰所擬的民治主義，是要與勞動界相適應的工業的民治主義。他們知道只有勞動者是生產者，所以勞動者自身應該有相當的權利，操縱生產，操縱與他們生命有密切關係的工業。現今政府都要得被治者的承認，受被治者的干涉監督。所以一國生產的事業也當然不許專制，要待生產者自身的認可，要生產者干涉監督的。他們知道現在的制度是要推翻的。但是工聯的領袖雖然有了目的却沒有具體的辦法。一班理想家雖然在那裏創造新主義如工會的社會主義，或勞農會，但是常不能卽刻應用在事實上。他們有新穎的看法，有高尙的主義，但是只可以供勞動運動者的參攷。所以悲觀的人以爲現今勞動問題離着解決尙遠。無能力的政府，貪婪無厭的資產者，和短視的沒有鞏固大團結的勞動者，都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勞動問題又只有政府的機關和資

產勞動兩階級才可以解決。

在資產勞動兩階級相抗衡狀態之下還有消費者。本來勞動者資產者自身都是消費者，但是兩種人以外一切的人也都是消費者。資產者是向來不顧消費者的利害的。勞動者在現今與資產者衝突的時代，要顧消費者的利害而不得。所以反常惹起他們的怨恨。大概在新工業制度成立之先，消費者是不能滿足的。消費者當兩階級對抗的時候，責任異常重大，應該有遠見，拿定主意，附和資產者，還是袒護勞動者。所以消費者對勞動問題也有解決的責任。

今後歐美生產界的趨勢解決勞動問題的兩層是可以斷定的：（一）生產趨於統一綜合，節省競爭的濫費。（這是在戰前已現的狀態，不過受了戰事的經驗，聯合統一進行當更盛。）（二）生產當為公有，免去資產家的壟斷。公有不是以先的國有。國有是官僚制度，衙署制度（Bureauoracy），不能存於民治的時代。今後之生產要受民治的管轄。所以又可叫做民治的公有。至於怎樣可以使這兩種趨勢平和的不

用革命的實現，並且可以有良好的制度維持這個趨勢，全靠着歐美社會各階級的努力。各階級能否合衷共濟，解決勞動問題，關係異常重大。歐美的文明，世界的文明將來能否保存都靠着他們的能力。

（這篇文章做完了，因爲舉例太少，頗不適意。但是各地方勞動的紛擾，不過是此處所謂勞動根本問題的局部的表現，本文不過把勞動問題的切要說明罷了。今後歐美勞動界的變化可以按着這種道理推尋的。）

八，十一，廿五。

六時間之勞動

近來有人彷彿把八時間的工作當做天經地義，以爲一個人每天有八時間的勞動，八時間的睡眠，八時間的遊戲，是最理想的分配時間法，不能更有所修改了。這種見解有兩個謬誤。第一，人類界裏沒有絕對的東西，沒有不能更改的東西。一個時代的制度，——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法律的等等——無論他怎樣有價值，及至不能合乎時宜，就應該改變。現在文明國家大概把八時間的勞動訂在法律上。這個八時間勞動的立法，是從原先十四時間勞動，十二時間勞動，十時間勞動裏遞次變嬗來的。以先的人也未嘗不拿十四時間十二時間或十時間的勞動當做天經地義，以爲從種種方面看起，絕無修改之餘地。各國因爲縮短時間惹起多少爭論和反對，讀者在各國勞動立法史上可以看出來的。但是無論爭論和反對有多少利害，

結果仍然是屢有減縮的傾向。所以八時間的勞動，雖然比我們現在十二時間十四時間的勞動合理的多，仍然是可以更改的。將來改爲六小時以後，再加機械之發明，工作之分配，仍然可以再減。

第二，文明人的勞動，有許多方法都是省勞力的。例如分工越微細，各人所費的勞力也就越省。又如機械的種類越多，也就越省工作。總之，人類因爲有發明心，所以時時尋出省時省力的方法和器械。人類發明機械，分配工作的程度日益進步，人類的勞動也就日益省時省力。所以勞動縮短時間是自然的傾向。

近幾年來心理學者所研究的疲勞問題已經擴充到工業界。他們發見長時間的勞動所得到的效果反不若短時間努力的勞動。這並不是空洞的學理。現在辦工場的，明白科學管理法的，大概從經驗上都知道這個道理：人在一定時間內可生產最高量。假使讓疲勞的人工作，生產量一定減少。

最近鼓吹六時間的勞動最利害的就是英國日光胰皂廠的總裁兼大股東利華勳

爵（他本來姓利華，後來英皇賜他勳爵稱 Lord Leverhulme ）。他承認英國的產業情形不同，不能立刻都採用每日六時間的勞動。但是假使採用六時間的勞動制度可以雇用兩班工人，因而減少生產費，就應該從速採用。如農業上所用的機械不若工業上的多，一時似尚不能採用六時間的制度。將來耕種的機械都用在農業上，也一定可以雇用兩班工人每班只工作六小時的。

雇用女工的工廠採用六時間勞動的制度更爲重要。女工與男工不同，女工不論已嫁的或未嫁的囘到家裏 大概總有縫衣煮飯等 家事要做。女工勞動後當然是疲勞的，到家又須整理家事，所以他的工作時間應該縮短到六小時。

上邊說假使採用六時間的制度可以低減生產費，那就沒有窒礙。假使工場裏關於利息，職員薪水，修繕，消耗，租稅等的支出（所得稅利益稅不在內）與工資的支出相等，施行六時間制度就沒有虧損。有許多的工場，工資不過占利息，職員薪水，修繕，消耗，租稅等支出（這類支出英語稱 Overhead Charges）之半，或不及

一半。假使這一類工場的原料與勞動的供給不至缺少，外間對於製造品的要求依然存在，他們施行六時間制度，不特沒有損失，還可以低減生產費，獲有贏利。

紡織的工場裏，利息，薪水，修繕，消耗等支出與工資相等。「利華勳爵」爲紡織業擬了一個假定的預算如左：

八時間的工作每星期共四十八小時。假定每星期的生產爲一〇〇〇項，共須利息薪水等支出一〇〇〇磅，工資一〇〇〇磅，合計共二〇〇〇磅。那末除去原料及生產相當的費用以外，每項值四十先令。（卽兩磅）

假使採用六時間制度，雇用兩班人工作，每星期共有七十二小時。事實上短縮工作時間，每時間的生產額定然是增加的。今假定生產額與四十八小時相同，沒有增加。再假定工資與以前長工作時間的工資相同，（工資事實上是不能低減的）那末生產品共有一五〇〇項。利息，薪水，修繕，消耗等支出沒有大出入，因爲機械須常更換新型，放棄不用將來也是無用，所以反不若常使用他。建築，機械，器

具等都是固定的資本，所以用一班工人與用兩班工人以至三四班工人時沒有分別，仍然是一〇〇〇磅。但是工人是兩班，共須二〇〇〇磅。計共一五〇〇項，合三〇〇〇磅。除去原料，仍合每項四十先令。

但是按過去的經驗考查起來，工作時間縮短當然減去疲勞。六時間的勞動者，減少疲勞，所以他的出產當然增加。利華勳爵以爲兩班工人七十二小時的勞動足以生產二〇〇〇項。那末每項只合三十先令。這個數目比以先四十八小時勞動的生產費減少四分之一。所以由八小時勞動縮短至六小時實在是獲利的。所獲之利可用於兩途：一增加收入，工人於應得之工資外更分受花紅；二低減物價，使消費者以廉價購物品滿足需要。

從此看來，六時間制度是於工人最有利的。第一，減少工作時間，可以省出工夫來從事勞動以外的事務。近來科學發達，使人類的生活日有進步，使人類思想，眼光，日加深遠。但是有大多數的勞動者每日勤苦勞作仍然總不外爲些衣食住，沒

有閒暇發展他的知識思想。勞動者變成機械的奴隸是人類的最不幸。六時間的勞動就是與勞動者以修養身心的機會。第二，工人於工資以外可以得花紅，增加他的收入。第三，工人可以用廉價購買物品，使他的生活費低減。這都是工人可以得到的益處。

六時間的勞動制度是一位資本家提倡的。他的提議當然是承認資本制度的基礎，一種局部的改革。但是無論將來資本制度存在與否，無論生產是什麼樣子，利華勳爵所擬定的預算仍然是對的。因爲他的目的是：（一）增進勞動者的幸福，（二）增進消費者的利益。更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和工人的補習教育問題。

利華勳爵關於六時間勞動的提議見他的演說集，英文原書名 The Six Hours Day and Other Industrial Questions（一四至三五頁）。演說集內有論合股制度之文八篇也頗有價值。（五九至一三五頁）

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

民國三四年間，北京社會實進會之服務團之有志者從事調査城內外各區人力車夫職業與生活之情形。該團彙集各人調査書託余就所調査之資料，編輯報告，以發明此次調査之結果。原報告係用英文撰述。本文敍述簡略，缺乏精密的研究，且所述爲十年前之情形，與今日物價，貨幣，運輸，以及其他種種之情形大不相同，更減損報告在今日之價値。然其中所述之原則猶未磨滅，故存之。

(甲) 人力車業之性質

在攷察人力車夫狀況之先，必須先知其職業之性質。人力車乃一種運輸之方法或交通之器械。人力車與他種運輸器有不同者數端：

（一）比較言之，人力車之製造所需之資本甚少，每輛約值自四十元以至百五十元不等。

（二）人力車所裝運者常專限於人。（雖亦有不裝運人時，但只屬例外。）

（三）人力車每次所裝運者爲一成人或二幼稚。

（四）人力車之用宜於短近路程，行於鋪石或曾經修築之道路上。其利便僅限於城鎮或城市之近郊諸處，若路程過遠或運行於崎嶇不平之路上則大不便。

（五）人力車之用，不特爲道路狀況所限，更爲人力所限。人力車夫之動力爲人力，故車行之速度即爲人力車夫個人之力量所限。

人力車夫，即竭其一己身體之力量，載運客人（極例外時亦載運貨物）以爲生活者也。今若將人力車夫與其他從事於較進步之運輸業者相比較，則可見以下諸點：

（一）人力車夫之勞動極費力且不經濟，蓋彼竭其全身體之力每次所運

者不過一人。

(二)人力車夫之工作不合衛生。蓋其傴僂馳驅之態防阻胸部之發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爲通衢上汚濁之塵芥，實有害於肺部之健康。而其身體終日着汗垢所漬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種疾病。

(三)以其所費之體力與其所得之酬報相比較，則收入可謂極微。然吾人於討論收入時有應注意者，即金錢之價値與生活之程度兩方面是也。不特機巧之勞動，即純依筋肉力之勞動，無論在何處，所得之報酬皆爲最低。

(四)人力車夫之勞動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極低微。

吾人若以馬車或公用電車代人力車，則價廉而速度高，自社會之方面觀之亦更爲經濟。吾人有輕便良善之運輸法，如馬車電車之類，而不能用，乃必使一般人終日絞血汗以從事不衛生不經濟之人力車業，實社會之一大消耗也。設人力車業果能

盡行廢止時，人力車夫皆能改操新式之運輸業，則其工作較為簡易，更可以其餘之精力，從事於勞働以上簡單物質生活以上之事業，（如消遣，娛樂，文化之敎育等。）豈不善哉？故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之立足點觀之，人力車業之在現代實勞働力之大消耗也。

更自消費者方面觀察，人力車亦未嘗可稱為經濟的運輸器。今日北京每日乘人力車行四英里之路程，則所費與在倫敦紐約或巴黎每日之車費大概相同，有時或且過之。如在柏林或紐約等都市，車費不論遠近概行畫一，倫敦與巴黎則常按路程之遠近而定價，但無論其規定如何，一般人每月所需之車費亦不過中洋十元左右。吾昔在倫敦近郊居住時，距學校在八英里以上，所購季票（適用三月）價只英金二磅餘（即二十餘元），而每日往返無論若干次皆得適用焉。今若在北京每日行如此遠之距離，其速度與安適姑勿論，即車費一項每月必須超過十元以上。吾人之車費雖高，而吾人一般之收入與生活程度視諸西洋又遠不及。以吾人生活程度之低陋，而所出

之運輸費反如此其貴；以歐美大都市之人生活程度之高，而其所出之運輸費反如彼其廉。人力車之不經濟灼然可見，尚待其他辯證哉？

人力車之問題不僅爲個人或國民經濟之問題，實爲極重要之社會問題。此種職業乃剝削國民之精力、防害人民之健康，甚且遺害及於後代。此惡不除，全社會之生活被其影響，至於無窮，非過言也。吾人今就調查所得，分析研究，卽可知此問題之重要。

（乙）調查中之問題

此次調查所發出之調查紙分爲甲乙兩種。甲種設問題二十一條，乙種設問題十四條。兩種調查紙中之問題大部分相同。甲種問題中較爲重要可以特別注意者余以爲爲原籍，吸烟，與教育三項。

調查表中所塡人力車夫之姓名與居所，除爲認識調查表不至將同一人之調查計

算兩次外，於統計上無大關係，故本文不論述之。人力車夫所自述其家庭之情形，余亦未據以爲準。因車夫眼光中之所謂潔淨，衞生，安靜等語，未必與吾人所有之觀念確相合也。又如關於人力車夫曾有疾病否，知有醫院或施醫處否諸問題填入答語者甚少。而其塡入答詞者則又皆言無病，或不往病院診治。因此使人疑及人力車夫雖罹疾病，未必果確知其有疾病或已有疾病之危險。懸者或且慣居於產生疾病狀況之下，或抱病經年，而仍生存滋息，亦非不可能之情形。必待醫生診察，告以有病，人力車夫始知其有病也。(註)

此次調查包括內外城各處。所調查之總數共三〇二人。依北京警察廳之報告，(民國四年)北京內外城之人力車夫共二〇八五九人，所調查之數與之相較，誠甚低微，不過當六十九分之一而已。茲將所調查之結果，分別論述如下。

（一）　年齡

查所調查之三百〇二人力車夫中，二十至三十歲者不及半數，三十至四十歲者

不及三分之一，四十歲至五十歲者占六分之一，二十歲以下者不過寥寥數人。自二十歲至四十歲誠爲人生筋肉工作最佳之時期。而人之發育與長成亦即在此時期。以人力車爲業者，乃以人生最佳之時期完全耗費於身體之勞動，殊爲可惜。按諸理想，人當壯年宜從事於有益於其身心之工作，俾得爲社會上有効率之分子，若專勞碌其身體，甚且戕害其身體，以過度之身體勞働，摧殘或抑損其身心之發展，其害爲如何者？人力車業去吾人理想之職業遠矣。年齡統計上猶有可注意者，則四十歲以上者猶占六分之一是也。人當四十以後，身體之發展已停頓，體力已有漸衰之傾向，若仍任其担負極辛苦極易疲勞之工作，實深可憐憫。故地方政府似須特別規定年齡以恤老年。日本勞働狀況向來雖遠不及歐美諸產業國家，現亦已對於年齡老之人力車夫加以取締矣。

（二） 婚姻之狀況

所調查之三百〇二人中，已婚與未婚者各占其半。但未婚者之中有鰥者十六人

亦屬之。在中國婚姻殆爲强迫之制度，凡達一定年齡之時殆必須結婚，故結婚者實多於未婚者。中國結婚之狀况不若在西方之可以顯示勞働者之經濟狀况也。

（三）　家庭之依賴者

關於家庭，余試分別爲兩種定型：一種爲小家庭，即夫婦與子女同居之家庭；一種爲大家庭，即中國舊式之家庭，父子兄弟叔伯諸人同居之家庭。一查三百〇二人中只有依賴者三人之家庭不及半數，有大家庭須維持者竟有三分之一。無依賴者而完全爲自己謀生活者占極少數。夫以人力車夫收入之微，而欲使其維持大家庭，乃不可能之事。但要知中國之勞働者常同時爲有資產者，持有田地或房產。調查表中所記有六人有田地與住房，其中有一人竟有田六十畝。

（四）　收入

大部分人之收入每日爲銅元五十一枚乃至八十枚。其收入不及此數或超過此數者占極少數。吾人所宜注意者，則人力車業並非其人惟一之生活之方。所入車資常

爲其家庭收入之一部分，或其人收入之一部分，因其家庭或另有財產，或彼自身於拉車以外仍以餘暇另營他業。據云現時內城滿人衣食艱難，其『錢糧』又不按時發給，故常有以人力車業之收入以補助其生活者。常見人力車夫衣朽敝之綢緞衣服，行路亦不矯捷，蓋即旗人之落魄而流入人力車業者。此類之人一旦財產蕩盡，儲蓄杳然，亦即須完全依人力車業爲生活矣。

（五）賃車費

據大部分之報告，賃車費每半日約銅元二十一枚至四十枚。若租賃全日，則費較減。故有時二人共賃車一乘，輪流出外拉車。據余之調查，賃車費依車之情形而定，車新而裝飾較華美者與車敝而朽者賃價當然不同。其等級大略如左：

(1)賃全日即二十四小時者，銅元四十枚至洋四角。

(2)賃半日（早七八時至午後四時）銅元三十枚至洋三角。

(3)賃夜間（晚四時至十二時或翌日早一時）銅元十五枚至三十枚。

人力車有鐵輪與膠皮輪之別，鐵輪車之賃費較上表所列者爲省。近來議定關於人力車之損壞常由車主人擔負修補，不責償於車夫，此亦寬待車夫之法也。惟車之損壞顯然爲車夫之疎忽或有意所致者，則仍須車夫納償。

（六）生活費

各調查表，關於生活費之數目極不一致，故極難據之以窺知人力車夫一般之生活程度。攷其數目所以歧出之原因大概不外以下三種：（一）人力車夫常以自己之飲食費報告調查員，關於其家庭之消費則未算計。（二）各家庭之人口數目不同，其消費亦因之有異，於是各家之支出顯然有大差別。（三）一家之中仍有營他業而獲得收入者，以其收入彌補家用之不足。故有時調查表中竟有支出之數超過收入者。又如第三四節所述，人力車業之收入常僅僅爲家庭收入之一部分，故家庭之支出當然可超過於人力車業之支出。由是觀之，欲以人力車夫之收入以衡其家庭之所需或其家庭之生活程度，誠大難事。

今若作極概括之計算，則每人每日以銅元十五枚至二十枚即可生活。三口之家，每日所需必須銅元廿五枚乃至四十枚，所謂三口卽父母與兒童是也。此數僅爲食物之費用，至燈與煤火則不在內，衣服藥品及娛樂之費當然更不在內。四口之家每日必須銅元六十枚方可糊口。如其收入不及此數，則必須典賣（如有可典或賣之物）或借貸於鄰人。

（七）淨收入或儲蓄

由收入減去賃車費及生活費，卽爲人力車夫之淨收入或儲蓄。大多數之車夫毫無儲蓄，大抵皆稱其收入不敷用，若每日賃車費與生活費兩項卽已盡奪人力車夫每日之收入，則其不能儲蓄亦爲當然之情形。攷調查表中亦有稱可以儲蓄者，但其儲蓄不過將其生活費由收入項下減除，卽稱所餘爲儲蓄，實則此外尚有開銷，非眞能儲蓄也。（例如調查人力車夫時，問以『可以剩多少錢』，車夫常答『可以剩多少』，所謂『可以剩』，並非實際有所餘也。）總之，人力車夫之儲蓄力極薄弱。一方面

由於其收入太低，一方面亦由於車夫或其家庭之習慣。北京本地人俗尚奢侈，而不知撙節，就中以旗人爲尤甚。由外鄉來者較爲儉約，然其儉約之程度亦因人因地而異。一般言之，大概以山東人爲最儉省。曾聞有人力車夫善於儲蓄，日久所積竟可在本鄉購地十數畝，或購人力車爲己所有者。惟此或爲極稀罕之例外。

但大部分之車夫偶有儲蓄則常流於怠惰，或營不道德之生活。及至薄蓄蕩盡，於是又孜孜勞碌，重新爲勞肢體之生活。而此後能否再爲車夫，或能否再獲高車資，則又視其般樂怠傲時代之生活爲何如。有時人力車夫之一生爲勞苦與不道德之怠惰相交迭相循環者。據一粗略之調查稱眞能刻苦儲蓄而且能永久儲蓄者不過五分之一耳。夫儲蓄之意乃爲子女與自己之將來。設無儲蓄，則子女無從獲教育，自己年老或攖疾病無從獲衣食。故人力車夫之無儲蓄足以顯人力車夫問題之黑暗。人力車業不特剝削車夫最寶貴之精力，且營此業者又不能爲子女謀教育，又不能爲自己備將來，豈得謂爲好職業哉？

（八） 工作時間

所調查之車夫中強半每日勞動七小時至十小時，五分之一則勞動十二至十五小時。人力車夫之工作時間雖長，然要非繼續不斷者，時時可以休息。雖然，其工作之苦依然也。人力車夫工作時間完畢，如何消遣其閒暇之問題頗值研究。人類決不能徒勞動而無所消遣，至若人力車業之完全爲勞苦筋骨之工作，當然更不能缺乏休息。人類之生活不僅爲肉體的生活，仍必須有較發展之心理生活，此人所同者也。人力車夫中雖未必有詩人或哲學家發現，然彼固亦屬能思考，能感覺，能意志之有知之生物。無論其心理之活動如何簡陋，亦必須有事物占據其心理。彼車夫每日於單調，勞苦之筋肉勞動以外，必須有可以舒暢其精神或快活其身心之事物。

人力車夫所最喜之消遣爲聽戲及聽說書。好聽戲者大概最多，甚至有不顧收入之多寡而日趨劇館者。北京人本以能唱著稱，人力車夫居於此種環境之中，當然亦篤嗜戲劇，勝於其他一切娛樂。茶館之中，說書或講評詞徹晚行之，人力車夫亦多

趨之。茶館取費較廉，人力車夫在此覺得舒逸勝於在家庭，且又有與羣衆同在之快樂，故常至其處消遣。人力車夫之心思完全爲『說書者』所述英雄或美人（特別是英雄）之故事所攝伏，將其日間之疲勞工作乃至生命中之苦痛盡置諸腦後矣。

賭博亦爲人力車夫所最嗜。車夫有一二種賭博爲上等社會所不知者。據云其輸贏爲數亦頗巨。彼收入頗優之車夫所以常變爲貧窮者，大抵皆原因於賭博。且此種賭博專以輸贏爲目的，並不恃技巧以爲消遣也。

人力車夫所沈溺之消遣最惡者當爲嫖妓。車夫之嫖妓有數種原因。（一）人力車夫多無妻室者，嫖妓爲其滿足性慾之一法。（二）富庶之人常赴城外妓館（俗所謂八埠）遊樂，人力車夫之拖載此種人者日久卽亦陷入嫖之一道。雖意志極剛强之人，置身其境，亦難克勝一己之私慾而排斥此引誘也。且遊八埠者多不計小費，對於人力車夫給費較多。人力車夫獲此收入，手下愈覺綽裕。（三）人力車夫所嫖之妓不只限於所謂八埠一區，北京內外城殆無處無之，人力車夫亦常趨之，藉資休息，並嬲

晾其汗濆之衣。此等處所不得謂完全無用。蓋汗衣於着衣之人常有大害，如猩紅熱，感冒，風濕及其他致命之病症，皆可由着汗濆之衣服發生。自此點觀之，車夫出費若干，即可在此種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謂全有害也。此種嫖風果如何盛行，殆難測定。但無論如何，嫖妓實爲惡俗，無論自社會道德，或社會衛生方面觀之，皆有極惡之影響。

中國酗酒之風尙未若歐美之烈，但京中飲酒者有時似多於他處。余曾調查車夫之不能馳驟，或馳驟而不能耐久者，蓋多因飲酒太多之故。飲酒耗錢財毀身體，亦屬不良之習慣。此外關於吸鴉片煙或打嗎啡等惡癖未有調查，即調查恐亦難探得實情，必須俟醫生詳細調查始能作此類之統計也。

（九）從事人力車業之年數

從事人力車業一年至四年者約占全體三分之二。拉車逾四年以上者爲數寥寥。北京用人力車爲運輸器，迄今不過十餘年，而膠皮輪車之輸入尤在以後，此或可用

為人力車夫工作少過四年之一種解釋。但另一種解釋則人力車業至為勞苦，人之能耐此勞苦之勞動者，充其極量亦不過三四年。故從其作業年限之短之方面觀之，人力車夫未來之職業實為一大問題。彼等既無儲蓄，又乏專長之技藝，不流為餓莩，必亦寄食於社會也。

（十）人力車夫在拉車以前之職業

此係一極有趣味之問題。吾人由此可以推知人力車夫以前之事業與其未來之前途。其中負販之小商人與手藝人居大部分，無業者次之，農人又次之。中國大商業尚未發達，故一般貿易常由此類負販之小商人為之，大秤買入，小秤賣出，彼沿途叫賣以取什一之利焉。此種負販常不須極高之智識，故手藝人於失業之際亦常作小本生意，或為負販之商人。所謂無業者，或無專能者，即俗所謂苦力，專恃筋肉之力以為生者也。然此中最奇者即有曾在學校受過教育者八人。從此可見其所受之教育（如可稱為教育！）其效率必極低。學校教育竟不能使之為有技能之工人，而只

造成之爲賣苦力之勞動者，其功效亦可憐矣。但以學生而淪爲專賣筋力者亦不能只歸罪於敎育，社會狀況亦與有關係。設有工人而無處與以職業，有技巧而無工廠需要之，一般稍受敎育者又焉不盡淪爲苦力哉？總之，此種問題皆耐人深長思也。

（十一） 其他問題

甲種調查表中有一可注意之問題，卽北京人與他處移來民之比較是也。本地人超過外來人，超過比例約爲五分之一。彼等移來之原因，若能測知，頗可以推知由鄉村遷移至都市之情況，惜調查表中所塡不完，無從推論。然吾人須知人民之遷徙與季節頗有大關係。例如冬季田中作業告終之後，農人來城鎭覓工作者絡繹不絕，就中以人力車爲生者亦必不少。據一車夫自述，每年當田事告隙之際，輒來北京兩次，以人力車爲業。卽當農事盛時，倘有水旱之災，則亦相聯入城鎭，取最易獲之人力車業以爲生焉。

吸烟之調查，結果吸烟者與不吸烟者各半數。彼等所吸者爲烟袋或紙烟，每日

需銅元一枚乃至五枚。

識字之調查，結果則識字者與不識字者各居其半。然此間所謂識字，其意義甚廣，無論能讀書，能作字，或只識『之無』，皆稱識字。但就所調查之人力車夫中，竟有半數皆能識字，其識字比例之高出人意外。

（丙）結論

以上所述雖屬破碎不完，但吾人亦可就之籌補救之方。由理想言之，人力車必須廢止，社會中不能再容有此違背人道之運輸工具。但迄於今日，其他新式之交通器尚未設置，吾人亦卽不能貿然將人力車完全廢止之。將來北京人民或政府有敷設電車之決心，或一旦公用汽車或電車能馳驅於北京之通衢之上，此數萬之失業之人力車夫，依然爲社會之重大問題，須吾人設法解決。近世機巧之交通方法固爲吾人所重視，而因此失業之萬千之人力車夫豈能容吾人忽視耶？故吾人於採用新式交通

方法之際，必須先謀人力車夫之生計，或授以職業，或預先逐漸減除其數目是也。

今吾人所能致力於改良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者有三端：：教以節儉儲蓄，爲之設備娛樂，並授以有用之技能。

都會中人多流於用錢無度，而無知識者爲尤甚。人力車夫享樂時少，故一旦收入較常時稍多，便爾放縱，不知檢點。故最要者卽曉以節儉之要，奢侈之害，將一切不必要之耗費概行除免。然此事非僅空談所能了事，只演講或談話不能便引人儲蓄，故尤要者厥爲儲蓄之機關。無論若干幾微之數，且無論何時皆得有可靠之處儲蓄。現在尙無此種儲蓄機關。大銀行家或不屑經營此種小事業。然熱心社會事業者，頗可試作此類之試驗。果能得車夫一類人之信任，則此種儲蓄事業造福於收入低者當不少也。

爲人力車夫設備娛樂或獎勵無害之娛樂誠一困難問題。此不特爲人力車夫之問題，實爲今日中國各社會階級之問題。謂中國人爲不知如何消遣之民族，恐非誣

言。吾人應爲人力車夫造出俱樂部一類之遊戲場所，爲之設備演講，遊戲，如能辦理得法，其利益必甚大。中國各社會階級多互相隔膜，吾人雖日常接觸，但互不相知，此於政治之改良，社會之再造，實多阻礙。如上等社會中人肯常來此種俱樂部服務，同時亦得與人力車夫爲更親密之接觸，實一明瞭勞動階級之最好機會也。

設此種俱樂部果能成立，吾人可更進一步，實施教育之計畫，授以手藝及工業製造諸科，使勞力之車夫將來不難爲技巧之工人。關於此種普及工業教育之問題，即將製造工藝種種之技術與理論遍施於社會之人人之問題，實爲今日中國之急務。其中包括若干問題，茲不贅述。

提高人力車夫之生活，增進其知識與能力，實爲吾人之義務。然吾人試一研究，則知提高人力車夫即是提高社會，而提高人力車夫又不僅僅爲人力車夫自身之問題，實爲社會全體之問題。蓋社會全體本爲相連，非各部分各階級不相關係者也。

吾之撰此文，希望各人盡其所能，多少改進爲吾人交通上辛苦之同胞，俾其日有進步，將來勞動與生活皆能改善，則此不幸之階級亦即無勞吾人之研究矣。

【註】人力車夫所常患之疾病，余聞醫者言，爲腿痛，冬日之凍手，凍脚，喉疾，盲腸炎，及花柳病等。如各地方之病院對於人力車夫之來求治者有詳細之紀載，當可爲有益之發明。

新歷史

新歷史是與舊歷史相對的名稱。新歷史的目的有三層：(一)可以得歷史的新眼光。(二)可以略知研究歷史的方法。(三)可以明研究歷史的用處。

(一)

未講新歷史之先，不得不述明舊歷史梗概。舊歷史的記載方法，無論中外，皆附於文學之內。歷史向來爲文學之一部分。試觀自古以來之歷史，概皆以極佳妙之文詞述之。至於與事實相符合與否，反不甚注意。故無論名人傳記，政治歷史，宗教歷史，戰爭歷史，向來皆重在文筆之巧拙。文筆優暢則羣推爲好歷史。艱晦則鄙棄爲不足道。其最明顯之例，如吾國之史記漢書，其寫法爲後代歷史家之模範。中

國歷史寫法必稱班馬。又如英國文學家馬哥萊（Macaulay）所著的英國史，其文體至今爲習英文者所模倣。重在寫法，即常忽略事實。逞一時之文氣，勢必至犧牲事實之眞相。歷史與文學本來是兩件事。若必合爲一談，則必將二者之精神全行失去。若以歷史附屬文學別爲一支，則必將歷史之眞精神全行失去。

歷史重在文筆，是歷史家歷來的通病。但是所記的內容，也因各人趣味不同，所注重的不一樣。一派的歷史家專記駭人聽聞的故事。將「天雨血」，「獸人立而啼」，「鳳凰來臨」等虛無縹渺的事，記在歷史上。比這個較勝一籌的是專用大戰爭，或奇怪的事蹟，做歷史變遷的線索。中國的歷史演義就是這一派。

又一派歷史家取記年的體裁。按着年代先後做出大事表。春秋通鑑都是這一類。西洋稱 Annals 或 Chronioles。歷代大事年表的寫法，在年月日底下，列了許多人名地名，表示某種事實曾發現過。

又一派專記載政治的事實，普通稱爲政治史。政治史占舊歷史中最重要之部

分。歷史家所最注意的就是政治的變化。他們以為歷史的用處，是做政治家之主臬，為軍事家之參考資料。吾國之資治通鑑即屬此類。英國史學家佛里曼（Freeman）常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我們把佛里曼的話掉轉過來，可以說除去過去的政治的大部分，就都不是歷史。德國史學家蘭克(Ranke)曾寫了很好的歷史，並且會用校勘法，選擇正當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為國家是人類發展的繼續綿延的基礎。所以歷史的目的，是使我們明白國家的起源及性質。

總之，舊歷史不過供文學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倆。所記的大部分都是些聳人聽聞的瑣碎事，或撼動天地的大變亂。或是記些沒有關係的年月日人名地名。或是記帝王卿相的行為和政治事蹟。常有一種史兼有以上數派之性質者。我們讀了這幾類的歷史，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們人類是向前進的，我們的眼光是向前看的。過去的事，我們讀了，有什麼用處？幾千年前，在現在曲阜的地方生了一個名叫孔丘的，我們現在知道了，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又如幾千年前希臘人和波斯人在塞毛披雷

（Thermopylae）那個地方打了一個大戰，打破戰車若干輛，擄獲俘虜若干人，我們知道了又有什麼好處？充其量也不過掛個博學的招牌。因爲人家知道，我們也不得不知道。因爲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我們要表示我們是受過教育的貴族階級，所以也不得不知道。但是到底有什麼用處呢？這是讀舊歷史的時候可發生的疑問。

我們對於這個疑問，暫緩答覆。現在先把各種舊歷史的短處批評出來。舊歷史是屬於文學的。假使我們所研究的是事實，我們就不能犧牲事實專注意文筆。歷史家的始祖 Thucydides 在兩千年前就看不起那專圖『悅耳』不說實話的歷史家。（但事實上他還脫不了這個習氣。他的歷史寫法，也是講究詞藻娛悅讀者的。）歷史是記載過去的事實的。注意事實，照着事實源源本本用普通言語發表出來，對於事實沒有損益，沒有誇張，沒有貶損，歷史家的能事已畢，又何必計較文筆的巧拙？我們讀歷史爲知道過去，不是爲的學文學。若以歷史爲文學之一部，那就是認錯本題。

駭人聽聞的事不能無故而發生。不過因爲那事實奇異，是我們所不經見的，所以歷史家特別標出來。但是歷史家因爲注意不經見的，却把那經見的事忽略，是大錯的。驚天動地的事不是孤立的。與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的前後，都是有些關係的事實。歷史家只注意非常之事，竟把所以致非常之事的情形，和非常之事所發生的影響，一概忽略，可謂不明歷史的性質。歷史是長久的經過，所有的事實都是相連貫相銜接的。國家的興亡，朝代的盛衰，不過是長久經過中最惹人注意的事。所以發生興亡盛衰的事實，是不促人注意的。但是仔細看來，那些事實雖然不惹人注意，却是非常重要。

歷史自太古以來，一直連貫不絕，相銜接的。那銜接的關係，不能用年代做樞紐，也不能用乾燥無味的人名，地名，做樞紐。年代，人名，地名，聯絡起來，不能做爲歷史。

歷史記載人羣各種的行爲，並不限定政治一種。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

云，「人為政治動物。」後來德國的政治學者，也以為人類最高的組織是國家。所以人類最高的活動，也是為國家的活動，政治的活動。但是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不只是政治的動物，並且是生產的動物，群居的動物，思想的動物，有欲望的動物，求進步的動物。歷史所記述的，應該包括全體。政治不過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也就是歷史之一部分。只有全體可以包括一部分，不能以一部分包括全體。故吾人研究歷史之全，最為重要。

總括向來的歷史缺點如左：（一）偏重文學的。（二）人名地名過多，於讀者無意味，不能促發他的興趣與思想。（三）偏重政治而排斥其他事實。（四）常注意於駭人聽聞的事實，不能判別事實的重要與否，失去正確的歷史眼光。

（二）

新歷史是因為舊歷史不恰意纔產出的。但是他的產出也與時代的思想，科學，

有密切的關係。(一)思想方面。自從達爾文用自然淘汰的道理說明進化，開思想界的新紀元，我們得到許多益處。今只就歷史簡單言之，有三層：第一層，我們的眼光不是限於一時一處的，擴充到久遠。第二層，使人有聯貫的觀念，從事於發生的(Genetic)的研究。將人類的歷史擴充到有史前的時代。人類自有生以來到現在之進化，久遠自遠過於有史之時代。第三層，歷史是人類的演化嬗變，不是各不相關的片段的事實。人事複雜，所以嬗變的關係也是複雜。(二)各種科學之發展。以前研究古代歷史，只有古代的書籍碑板，材料有限。近來因新科學日有成立，材料大爲加增，如人類學發源於十九世紀之初，研究現代之野蠻民族，我們可以取來作爲研究歷史之參考。知道現在之文明人類乃古時野蠻民族所化。而古時野蠻民族未發達時之生活狀態，與今之非洲，美洲，澳洲，諸處土着殆有相近似之點。各民族的生活，不是完全一樣的。現在的野蠻民族，實在是已經經過幾千年的進化的，更未必與古代半開化的時代相同。但是他們的生活，却是可以供我們的參考。如吾國古

代之文明不必全然與 Aztecs（古墨西哥族）或 Incas（古秘魯族）相同，但其文化狀態，和宗教思想，社會制度，頗足供研究歷史者之考證。又如地理學，不只供給歷史上地名的考據，並且由地方之形狀，可以研究人類之遷移。如古時歐洲羅馬文明向北傳播，爲何只傳至於克倫（Köln）而未能深侵入今日北德腹地？此問題若從歷史自身，恐不能得完滿之解釋。今若從地理的情勢研究，可以知昔日羅馬人北上時，係沿萊因河而上。河流交通之形勢，限定歷史上之事實。羅馬人爲河流所限，沒有深侵入日耳曼蠻族的腹地。

近來學者推測人種的歷史有若干年，還沒有共同見解。有人說人類自初生到現在有十萬年。又有人推測爲二十萬年。單以十萬年而論，只有五千年的歷史是有破碎不完全的記載的。此外尚有九萬五千年，是沒有一點記載可尋的。而此九萬五千年雖不能考究，然亦不可因爲沒有記載的歷史，就一筆抹殺。這又是人類學古物學可以供給歷史家參考的材料。

此外更有社會學，比較宗教學，經濟學，心理學等，都可以幫助歷史家考查歷史事實，理會那事實的意味，檢查事實的關係。

歷史是不是科學一個問題，曾引起了多少的爭論。但是看現在的情形，應用各種科學，歷史自身，已經無形的變爲科學了。不過各種科學內容不同，所研究的東西不同，所以應用科學方法研究，也不是一樣。歷史當然與物理化學不是同種的科學。

我們研究新歷史應當

(一)取批評疑惑的態度；

(二)應當權歷史事實之輕重，無論其經見，微細，或隱晦，皆須注意，不可以事小而輕忽視之；

(三)應排斥神學的，怪異的，種種非科學的解釋。

今舉一例，如煮飯本來是一件小事，不足寫在歷史上。然而在中古時羅馬人何

以能如是戰爭，所向無敵，統一全歐，戰勝諸族？其兵士之組織，何以如是之精？煮飯也可以說明其一部分之原因。古時交通不便，運輸糧食，極其困難。後羅馬八代以麥粉（Polanta）。此粉可以在任何地方隨便煮食。不須備製就的大量的糧餉。煮飯之事雖小，對於軍事極大，對於歷史上的事實有重大的影響。

（三）

以上所說，都是說方法應該怎樣改變。討論方法與目的和用處是相關聯的。現在先用歐洲歷史家的見解論研究歷史的眼光。

古人對於歷史研究之眼光不同。羅馬的Polybius說，歷史注意事實。無論事實之重要與否，均以誠懇之態度寫出。他以為歷史專供政治家及軍人的參考。這就是司馬光的看法，我們中國史學家用往古鑒來今的意思。及基督教盛行於歐洲，歷史家專用歷史上的事實證明宗教，或是用宗教觀念說明歷史。他們以為歷史上所有的

事實，都顯上帝與魔鬼的關係。例如聖僧奥格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市』就是證明人類歷史純然是上帝的計畫。人類受了許多苦痛，都是上帝的意思。等到耶穌再生，末日審判，賞罰分明，人類就沒有苦痛了。又如法國 Bossuet 的文章簡潔流麗，做了一部世界史(Histoire Universelle)，可稱爲文學上的美品。可惜他的眼光還是神學的，用歷史顯明上帝的意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唯理派的思想勃興，宗教的迷信一時受了大打擊，歷史家的眼光也隨之俱變。福祿特爾謂歷史專爲尋『有用的真理』。但是什麼叫做真理，真理是做什麼用的，要是叫福祿特爾解釋起來，恐怕還脫不了十八世紀玄學的思想的科臼。

及至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歷史家的眼光受了唯心論的大毒，變出了一種玄而又玄的歷史哲學。這一變就變到一種玄學的歷史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講義，說明歷史是顯示歷史的民族的世界的精神。(Weltgeist 英文譯爲 Universal Spirit) 黑格爾所謂歷史的民族，指波斯，希臘，羅馬，和當時的日耳曼族。歷史的民族都是

能夠駕馭全世界統制全人類，所以他們具有世界的精神。所以黑格爾一派的歷史家都流於一種主觀的，國家主義的，狂妄的，驕恣的歷史觀。這種觀念浸入人的腦筋裏，人人都要變成帝國主義或軍國主義的一派，危險不堪言狀。後來德國的歷史學者大概都沾染了他的思想。Treitschke可以說是他的高徒。現在還有一位日耳曼化的英國人名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也算是黑格爾一派。他做了一部『十九世紀之基礎』，兩大厚册，眞是大著作。可惜他苦心孤詣都是爲證明德意志民族是歷史上最高貴的民族，向來各族偉大的人物都帶着條頓族的色彩或血統。以上所說各種歷史觀都是屬於神學的，主觀的，玄學的，或國家主義的，不是科學的。

我們的新歷史觀應該像照像的對光一樣。對於所看的應該淸楚，正確，不能支離恍惚。把一椿事情看得畸輕畸重，都是不當。歷史上的事實各有比較的關聯的位置。所以我們不能用主觀的，神學的，玄學的，或國家主義的觀察去研究歷史。我

們要採用客觀的科學的方法考究歷史的眞象。

（四）

我們研究新歷史有什麼用處？歷史不是爲博學的人做廣告的。人的知識的價值在乎應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應用，只變爲貴族階級知識階級的裝飾品，那就沒有普遍的價值。歷史也不是我們的借鑑。古時之情形與現代不一樣。如自然界的花必須有水有熱有光而後能生長。要素簡單，可以推論他的生長變化的情形。人羣變化的歷史不能如是簡單，故不能以古事爲今事之榜樣。人類之生活狀況不同，而生種種之情形，如國會，革命，復辟，文化運動等，各國皆有，而現象不完全相同。人類的情形極其複雜，不能以孟子所說的五百年一治一亂之語包括歷史上的變象。由此觀之，歷史於我們不能考鑑，可以不必研究。歷史既然不能作考鑑，吾人又何必研究呢？欲解決此問題，必須從進化論的眼光觀察。現代與過去相銜接，明古代過

去之事，卽可幫助我們明白我們的現在，我們自身和我們同胞，明白人類現在的問題和將來的希望。簡言之，歷史是與人一種看法。

人類思想的習慣和社會上情形的變遷，速度向來是不一樣的。前者永遠是比後者遲緩。我們最容易有的，而且是最常有的危險，就是用已經陳腐的情緒觀察現在的問題，並且用已經陳腐的思想解決那個問題。我們生活向來不能完全的與所處的環境相調和適應，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我們對於現在的問題，用陳腐的腦筋觀察，用陳腐的腦筋解決，那永遠沒有解決之一日。所以改良現在的社會，絕對不能用古時之社會做參考。更不能因襲固有的制度或社會的習慣。應該先求明白現在的情形和現在的思想。但是要求明白現在的情形和現在的思想，須先知道他們有怎樣的經過。過去的事實說明現狀何以如此。歷史所研究的，不是過去的事實若何，是怎樣會產出那樣的事實。這就叫『歷史的觀念』。

歷史的用處不是供給人類行爲的前提。但是我們的行爲也應該有根據，有甚

礎，乃不致有盲目的無意識的行動。那個基礎就是要對於現狀十分明瞭。要想明白現狀，必須對於過去具有充分的知識。杜威博士曾說過：『讀歷史是明白現在，不是解決現在。』

這是在北京高師附屬中學的講演，由該校學生張世泰君筆記，加以修正而成此稿。